



04634

語餘漫錄卷之十五

新安歐應江

卷之十五

新刻

禱著

建徽國文公祠引

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易設旅卦之象爻垂出門之訓誠以閉門端居妻孥相對非丈夫之事不足以了此生也雖然行路之難古著之矣或鼓篋濡滯而占籍或牽車牛而遠服賈或事集情遂而安于所寓浮寄孤懸勢危地隔則友助扶持整齊而聯屬之者烏可以無其道哉是以都會叢集之地類多合同郡爲公所卽京師輦轂之下通籍仕宦者莫不皆然程傳曰人生天地之間未有不相親輔而能自存者也不信然歟余嘗攷古昔先王合渙之道矣爲之享帝立廟以萃天祖之精神教民設宗祧以序其昭穆爲大宗小宗以統其族姓至于一鄉之中吉凶有無相賙卹歲時伏臘祭酺飲射相周旋凡所云敦族睦婣救災恤患之制無不纖悉具備若乃離鄉井櫛風沐雨之徒行李往來則又有逆送之館庫廐脂轄矜其不能而卹其不足民生其間遵王之道遵王之路居者

有禮讓之風愛敬之教行者無踣栖寒窶之苦何風
之厚也然則公所之設或亦先王合渙之遺意歟漢
鎮爲三楚省會翊輔我新安之人負笈來遊掇巍科
而贊皇猷者碩輔真儒後先照耀且壤接江右吳越
閩廣之交幽冀青交秦蜀滇黔之會交轂結衽鱗次
麇集雖同井親故子弟相距數千里之外者又往往
于此而遇之統紀管攝之道尤不可不講也而顧缺
焉未舉無乃有所待耶于是闔郡有志之士不敢泄
泄卜地于中區表以南山背負木蘭廣十二丈縱四
十丈中奉

卷之十五 雜著

二

徽國文公之主不敢以淫邪溷之懼其隣于諂也不
敢以狹隘鄙逼褻之懼其近于陋也第規模弘敞經
費孔鉅非協情合志共襄盛舉其何以集夫聯合郡
整齊而統紀之寓敦睦救恤諸遺法于其中仰我
朱子之赫濯講習觀摩訓行無斃如覲 天威如臨
父母而不卽于惰淫一本乎古之愛敬禮讓而忌其
離鄉邑踣旅行路之難凡我同人自有同情踴躍恐
後不日而成可埃也爰是推本古昔先王合渙之旨
爲有志出門交者告焉

遂嘗讀大雅篤公劉之什曰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又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而信卜宅定居以厚其生者未有不以泉原之順宣爲亟亟也我金墜之遷自石田也推產同氣非擇而取故三百餘年聚族而處罔有他氏雖頗繁庶然未能稱富有也蓋龍脈從虎塔山落地西走松林基扭轉而東分爲南北兩支北支沿河而下結我居址南支循南山而東作我外案洋洋灑灑南北二里東西五里許其原可謂溥矣乃北支沿河者至村西而止復自村西右轉西走至石南園再南折而東爲我內案龍脈折而上下者再于是外案之水法竟爲內案所界所謂洋洋灑灑者徒有曠觀之美而無入懷之實矣以故歷世所稱少有之家視他村僅免饑寒而已至于室如懸磬益無宿春者則比比然也形家每言宜于內案內掘地爲腰帶池上自處環下至處止畜水以聚其氣氣之所聚財亦聚焉且丙向秀水更有利于文風而且有以制夫離龍丙丁之火盡人合天此固理勢之必然者萬曆間民部練溪先生率先從事于此雖少逼而促然數十年中家給人足已見其端未幾因浮議而遂廢遂蓋總卅時聞諸父老者如此忽忽六十餘年矣

頃自鼎革以來兵寇交訐向之少有者日漸不足而貧者日益以貧有志者每扼腕于時事物力之艱徒付之莫可如何而已雖然天下事特患不爲耳苟有必爲之志未有不竟成者也孟子曰苟爲不畜終身不得旨哉言乎適思永叔祖來自蕪關晤言之頃力爲贊以謂欲厚生而弭永嘆非亟圖之不可翁益精于青囊之術者其言益足徵也于是集維時之在漢上者人議從今日始樂輸若干樂輸之外人月節縮五分或一星年共得銀若干五年爲率並樂輸本利當得銀若干卽以此聞之家中父老家中樂

卷之十五

雜著

四

輸亦須從此日始五年之後當亦得銀若干誠如是不幾乎觀成有日乎嗟老矣倘天假之年不卽填溝壑隨諸父老後擊壤鼓腹覩洋洋灑灑之泉原誦爰衆爰有之章于堯天舜日下固日夜望之因書此爲嚆矢云

事雖格而不行議則不可不存故畱此以俟後之起者自記

擬送窮文

昌黎文公作送窮文大旨謂窮而後通也以寄其意余生三十有九年矣其窮益甚思所以窮之故而自得之怨艾遷處情見乎詞非敢屋下架屋也其辭曰

庚戌之春正月晦日主人做古作車結草爲船蓋軫
既具帆棹好堅揖窮鬼于漢水之濱而謝之曰聞子
行遊期于茲晨陸走須車水行宜船曰浮曰走不敢
預專爰備四載惟子自前子有契新之樂我無捐故
之嫌子其遂步無我眷顧于是循武縮膝曲折偃僕
側耳潛聽若怨若慕啾啾唧唧有言者曰余之與汝
周旋有日矣余何負汝遽絕余屬不我能答置我仇
壽苟明其故敢不回避主人應之曰子以爲子果無
負于我耶子之于人乍去乍來惟獨與我久而不回
如聲相應如影隨形四十見惡惟子之故昔在孩提

卷之十五

雜著

五

愚蠢莫倫既長知學令我竒迤一作一輟俾卒無成
春陽初麗品物歡新惟我思亂搔首沉吟秋月澄湛
萬彙樂成惟我悲攬面垢膚塵吳閭六年兀坐江樓
生涯日蹙昏晨曷羞泛湖涉江來此漢上三歲于此
益復無狀微子之故胡爲不售非我別子子實我愁
今既明白肯去我否言未既有笑于梁間者曰愚矣
哉子之爲是言也汝亦有聞于古乎窮不足累致窮
爲累凡汝之窮汝自致之又誰咎也而歸余爲汝能
虛己請爲汝籌其一曰踈窮厚德載物太易是垂尼
父有戒不重不威譬彼大車積中不敗如彼輕舟泊

波逐流汝言未發色斯勃矣人語未終汝肯容否重
既如彼賒宜如此子實爲之謂之何只其一曰辨窮
子與好辨曰不得已堅白異同尚唾闕靡矧伊何人
便便不已豈惟賈憎且媒摘指人皆靜專子獨哆咳
尚口乃窮傳申其旨興戎出好聖聖相示謂余不信
請質諸史其一曰怒窮一怒安民文王我師徒令人
懼笑彼衍儀螳臂之怒祇以自危自危不已戮及父
母曾無足怪子忽赫然如水春石飛激濺濺如火逢
膏煬焰煎燃研幾斯得汝則弗研其一曰悔窮言行
有遠寧無悔乎曰旣悔矣改之爲愉悔而不改于悔

卷之十五

雜著

六

何需榮辱之主言行機樞悔已無及矧祇躊躇昌黎
有言悔不可追一之已甚其可再而再悔之窮伊感
自貽凡此四窮爲汝寇患汝能驅除是謂聖智不知
自治窮將未艾今日告汝驅除之法翼翼小心無敢
隕越賒旣除矣辨無所施怒旣弭矣烏用悔爲苟能
絕四身困道亨子固子窮乃與天通乃吝乃憚惡濕
居下迷復之天窮亦宜然吾告吾子止于此矣請從
此辭不敢再止至人于是汗流沾臆再拜謝不敏焚
車與船延入上座不敢疾怨起敬起誠

國垂祭法家有常祠不當祀而祀名曰淫非所祭而祭謂之誣况乎儒釋之立教迥別則鬼神之情狀豈同釋之不可混于儒猶儒之不可淆于釋理固然也伊昔玉壘岑樓惟茲水口是飾乃釋迦彌勒之遽列夫回踵事而增華而武安宣靈之偶升亦心難忘之德善然而莊嚴焜耀祇以供耳目之美觀至于淫誣混淆何暇計理道之不當今壘換樓移像無所踞竊惟忠孝原非外鑠所性根心俎豆惟存勿諼瀆褻豈敬與其漉漫而露處何如藉手于火升在我公則惟德是親豈以非禮之禮而間在某等則洋洋如在益

卷之十五

雜著

七

微體物之不可遺神既無方道豈有體若夫葱嶺開教萬法總歸非有今也炎官司化五蘊復其皆空曰真空曰妙有既湛然以常寂卽般若卽涅槃遂齊壽夫太虛夫豈猶迷顧此溝斷應具凡識尚戀爨餘牲醴升聞耶復爾爾知我罪我敢託無疑

勸施茶疏

蓋聞饑食渴飲智一而其事則殊夏水冬湯時遷而利用亦異矧揮汗如雨蔀屋似爐沉李浮瓜或高卧北牕之下冰山雪巘或相酬碧筒之間豈知赫赤驅車尚有襍穢之行旅炎威負戴尤多喘息之征夫縱

借柳以就陰祇以減影卽望梅而止渴僅可權宜苟
其哀我痺人亟宜浥瓊漿于雪嶺如果矜此勞者更
須注玉液于冰壺爰發悲憫惠心立施茶弘願借西
來意寅賓東來紫氣假干人力普結萬人良緣異我
同人共襄盛舉隨意涓滴無擇巨細庶龍團鳳餅頓
令畏日生涼而萱帶茸香遂使喘月忘暑一滴五露
豈遜河朔之權七碗清風福喻浮屠之造矣

哀狀辨正

按禮有五服一曰斬衰三年二曰齊衰三年杖期不
杖期五月三月三日大功九月四日小功五月五日

卷之十五

雜著

八

總麻三月孫爲祖父母則齊衰不杖期爲曾祖則齊
衰五月爲高祖則齊衰三月不敢以大小功總旁親
之服加于至尊故重其齊衰尊尊也減其月數恩殺
也哀狀具刺原不必細分服制本支而下惟統于孤
哀子爲允竊怪今之哀狀則不然必曰孤哀子某泣
血稽顙率期服孫功服曾孫拔淚稽首拜是夷本支
與旁親大小功爲一例矣豈不悖哉卽有知其非者
不過于期功之上加一齊字而已浸假有期頤之年
則當日見五代加本身而六世孫曰齊期曾孫曰齊
功玄孫曰齊總裔孫得毋曰無服乎孫曰拔淚曾孫

將必曰含淚立孫將必曰無淚而可哉或曰如子言不分等殺一統于子不幾無別乎余曰何必別子獨不見斬衰三年下有適孫爲祖父母高曾祖父母承重之條乎立孫承重原自服斬則其蒙泣血稽顙之文非過也况統于子乎何舉世夢夢若此知禮大儒亦相沿而不覺可怪也故特表而出之定爲簡當之式如左

孤哀子 某 率孫 某 曾孫 某 立孫 某 泣血稽顙拜

高師崇祀湖廣名宦公呈 附

呈爲眞儒教澤猶存功宗元祀有典公懇賜批崇祀

卷之十五 醮著 九

名宦以彰前脩以風後起事竊惟朝廷祀典以崇德而報功輔世儒宗必存神而過化故郡國有鄉賢有名宦所以表先賢之業垂懿範于人羣而學敦或私淑或親承宜其煥尊師之報傳德輝于無旣伏覲故奉議大夫原任湖廣學憲彙旃高宗師諱世泰者爲總憲贈宮保兵部尚書忠憲公之嫡姪也學有淵源行成圭璧以澹泊齋莊著執玉捧盈之度以寧靜崑一勵月將日就之功遂迺鄉會聯魁大廷首唱典試東粵謹黜浮登實之條視學南邦著崇正闢邪之令疏贊作新盛化教列眞僞偏全此非鬼之祠復濂溪

書院甄拔既妙鼓舞益神然後魁士命以回天立撤
宮監于肆橫之日借試題以詎詖顯斥督師于數倫
之時接引俊髦爰布風始南雅二錄表彰先哲則有
三楚文獻一編一時諸生愛若父母全楚萬姓戴若
二天用是四十載佳士眞儒罔匪坐風之彥兩朝中
名臣碩輔盡是立雪之良及夫事竣秋闈投檄歸養
以孝友爲明哲篤施家以保身東林草廬西山石屋
廬稱再得扶墜緒于荒榛之間屋繫遺氓追黃虞于
不返之際闡忠憲家傳而節要輯紹紫陽嫡派而補
傳彰力砥狂瀾新會姚江之流息張皇幽渺河津泰

卷之十五

雜著

十

和之川東正已不求怨尤絕而性情適仁爲己任厭
倦怠而默識通是以合朝野之賢愚咸謂斯文有三
聯南北之聲氣灼知正學是歸况我歷歷晴川孰非
師門桃李萋萋芳草依稀絳坐光風所以樂育大化
于當年者老成型典胚胎流澤于此日者犖卓髻髻
實有大功豈曰小補雖已升祔道南合祠止水第彼
係桑梓此被菁莪令甲未刊尚爲缺典馨香不荐難
免愴懷無乃待人而行抑亦久而彌顯伏遇大宗師
老大人揆合三才衰起八代人倫匡翼家傳至德要
道之書斯文主持人受下學上達之訓評公月旦筆

斷陽秋豈非曠代一時洵稱後先合節懇乞仰稽祀
典俯詢輿情賜批置主入祠崇祀致祭永著令典傳
諸無窮庶展拜森森儼然席間函丈遺矩奕奕豈惟
俎豆有光抑使咏烈誦芬見民德之歸厚先澤長引
微至盛之難忘矣爲此公同連名具呈須至呈者

建文公祠上制臺公呈

附

呈爲崇文教厚風俗懇恩賜示弘作人之化以應
聖制事竊以 聖朝隆師重道正學重光 特允言
官請 詔各直省營建書院爲士民觀摩地凡先賢
先儒肄業講學之所莫不 賜額崇獎輪奐一新至

卷之十五

禮者

士

于 徽國文公朱夫子世係新安道傳鄒魯 宸翰
表異迥出諸儒之右以故江南則建文公書院于姑
蘇浙江則建文公書院于西湖至于新安闕里巍然
煥然壇席之盛蒸蒸日上 某等舊本新安下士今隸
江漢編氓鼓篋牽櫛沐霑集竊恐市井之中紛華
靡麗志氣易移小慧羣居言不及義羈畱樂業者既
不得時瞻闕里而登講堂占籍客處者又不得居肆
講習以成其事是一出戶庭終無以聞詩禮而沐聖
化矣用是合郡士民捐貲購地一區在漢口循禮坊
啟建 文公書院設立義學庶幾麗澤有地觀摩有

基鄉井旅寓同歸大道所以仰副 聖詔振民化俗
之至意也但崇奉先賢創建宏規未奉鈞示不敢擅
專茲遇憲天太宗師內聖外王明體達用政成自近
列郡久遵舊聲仁風殷流全楚共仰新節求道若渴
視民如傷豈非千載一時抑亦名教有待爲此伏乞
准賜明示開物成務廉頑立懦鼓衆志而襄盛舉俾
書院工役蚤興落成可俟正學昌明樂育有造將見
聞風慕義者以江漢爲歸菁莪樸棫永戴洪恩不獨
在某等矣謹呈

壽約

卷之十五

襍著

七

負米千里俯仰懷慚寄跡三湘金蘭契合敬抒丹素
用瀆淵衷竊聞古人簡書有畏將父不遑尚陟岵而
興思亦采杞而愬憤誠以違親不可爲子俯念璫也
王事無迫饑渴徒驅遠遊之聖謨隔晨昏于萬里
方切伏望屬遍遽年非日積而不知名無聞而見疾
顧影自訟望秋先衰矧子舍之歲月旣增則親年之
喜懼逾迫悲承懼之無術嗟吾生之有涯且也趨庭
詩禮雖嚴侍方忻而倚閭早暮則慈廕久背風木餘
恨罔極莫申悵江上之烟波不能奮翼顧泉隅之義
馭誰與揮戈宜其負罪莫容夙宵震懼敢惟俗徇宴

樂是娛凡我親友察予隱情勿賀而吊固其所也否則惟寂惟寞是所懇焉苟不余憐尚爾循例豈惟增余顏之厚實割余心之痛矣謹啟

壽戒

程子曰生日當倍悲痛焉可受賀旨哉言乎是能道孝子意中事者汝父少時卽有志于此豈老而忘之耶卽從俗爲壽亦以其人可壽而壽之者也汝父何脩而可受賀乎舞勺時當鼎革流離之際輟去制菘無所事事有叔弟五六人汝祖乃鑄我于儀典堂中督令溫習余于時便知讀性理大全諸書以己意安

卷之十五 雜著

三

自纂錄二百餘篇朝夕不離不可謂無志矣及長遊吳中拜石樵先生之門立雪錫山締交俟齋又可謂幸矣宜其德日益脩業日益精無如六十以前爲甘旨計負米奔走日不暇給六十以後老幼衰病者三百餘指嗷嗷待哺乘風破浪弛擔無期遭逢險阨如此遂致作輒無時而夙志竟荒矣負我師友實多今屆七十雖兢兢自持無欺暗室然尚未能見信于比閩族黨之間觀閱旣多受侮不少方且慙訟之不暇而可覩顏受賀乎至期吾兒惟向天地祖宗前叩謝生成之弘恩俗尚慶祝一切謝絕不許有違特戒

世宗題畫本末

五賢世族彥曼思先生覽揆之辰思文孫太翁以肺
士登王腑至親製錦為壽圖吾族先賢行事卓卓在
文卷百人耳目者十二幀似而祝之其長君鶴齋與
其阿其標其旨趣余惟翁之盛德既足以希蹤往烈
吾來文雖艱于一晤心嚮往久矣遂忘其固陋各綴
亦不具數語附各譜末用志頌禱之私云

汪洙

題壁詩曰顏回夜夜觀星象孔子朝朝雨打
頭萬代公卿從此出何人肯把俸錢脩上官

卷之十五 雜著

十四

見而奇之有汪神童詩數卷官至觀文殿大
學士子二皆大學士孫大猷亦大學士公諡

莊文

君不見鄴侯七歲咏棋子又不見長沙加邾坐御床
吾家文莊洙學士九齡牧鵝鬻官傍鬻官漚漫樽櫨
圯雨打塵埋粉壁荒凝睇雙眸剪秋水却立岳起氣
激昂須臾奮筆龍蛇出二十八字煥星鉞勢如射虎
竟穿石觀者斂手徒驚皇詩著神童集盈帙趾美進
士登玉堂業成志樹拂衣去崇儒館築西山圃稽古
立教朋來遠春風滿座森琳瑯孫曾踵武皆學士
瑀瑤環福未央

蘇頌汪文諒矣爾余不台請以贊之此圖

南第

尚義輕財十世同居天禧中詔旌其門曰江南第一家賜以白金文諒請以賜金易監書

文當

詔從

劉之都

人有恒言九世同居者在唐惟張公藝爾聚族千指有宋則象山陸子懿哉文諒尚友千古繼厥美天子嘉其賢褒錫表閭里精鏐驚續紛不敢教以侈請以賜金易監書玉籤錦帙燕孫子襟期直與庸衆殊芳流譽妙播遐邇遂令澆漓風俯仰無愧泚既圖而傳又詩以揭赫赫若前日事照目驚耳綿綿後哲景仰無已

卷之十五 禱著

五

汪縉世

字漢文洪武初授太平府同知民不忍欺有三虎為民患公為文逐之虎遂遯去官至湖

廣按

祭使

感應之理豈偶然哉易之中孚曰豚魚吉孚信之在中者也蓋誠以徵貴孚以感吉豚魚無知之物至難感者也難感者感之其無不感也可知矣是以中孚化暴昌黎驅鱷此古人之彰明較著者也中憲公漢文當明初休隆之時應運而起德博而民自化誠動而虎遠遯有感斯通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加憧憧焉則入于私矣謂余不信請以質之此圖

汪希旦

字佐周登大觀三年第知泗州賊宋江不敢
北轉直秘閣會旱蝗開廩賑給蝗不入境

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况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吏以下數十人恩足以
庇之而威足以懼之哉無如闒冗之徒惟知飽吾橐
生民之利害衰如克耳矐如盲矐坐視吾民之貼于
危亡而莫之省也秘閣佐周公希旦惻然遠覽不敢
以克人之腹者飽吾廩興而發之閱斯圖也踴躍懼
忤之情童叟扶携之狀囊橐傾畏絡繹負戴可歌可
泣之致百世之下未有不興起鼓舞而稱快者油然而
生惻隱之心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汪倫

此汪倫先生遺炤也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
我情非青蓮謫仙所舉以似先生者乎先生言論風
旨不少概見誦其詩而一往情深之致宛如在目豈
惟與桃花潭水俱永而古今之遠四海之廣人人腹
中無不有一先生矣傳曰士之砥行立名者非附青
雲之士烏能聲施後世哉于先生而益信

汪仲魯

余始祖欽禮公于明洪武間撲滅五谷神之
妖仲魯先生時爲官坊詩以紀其事載在家

乘炳如也心儀之
久矣敬爲之贊曰

聖皇握極萬宇揚休楓林鳳舉東山鸞求先生英妙
馥振芳抽秋鳶搏風夏芟濯眸一出傾時譽逮宸旒
穎鳴天籟輔藻鴻猷分曹聯步清問獨畱號爲三老
曰朱與劉猗歟親見沃啟酢酬孰是丹青千載神遊

汪清卿

字湛仲婺源人朱文公自考亭歸必止其家
嘉其事視孝扁其堂曰愛日又爲作敬齋箴

藹藹湛仲秀產星源以耕以鑿溫清晨昏昔我宣聖
栖栖環轅陳王貞子衛則遽瑗千古論定主以賓尊
宋有朱子實接泗原自閩歸里惟君是存顏以愛日

卷之十五

雜著

七

要言不煩敬箴重申爲固其根允矣君子展也弗諼
圖以永之曄如朝暉

汪漢

瀚美重諾清芬溢齒拖紫紆青雅非所喜戴仁而行
抱義而處爲鄉彥方爲邑子羽所以狂徒囂戢暴靡
談笑之間折衝千里匪櫓匪干直養而已匹夫且然
矧出而仕鋤強弭梗道德齊禮聖豈我欺敢告後起

汪舜舉

遜嘗謂士大夫官于朝必貴乎有高舉遠引之致而
後能不爲爵祿之所縻若余家伯俞先生其人也先

生以英年掇巍科當宋紹聖間時事方殷先生奮然
率先凶頑讐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成桓趙翰飛
電驚之功何其壯哉既奏膚功膺上賞矣乃退然如
不勝衣築示嘉後樂二亭安閒妥袖與信之人仰望
山而俯聽泉共樂作息若無與于前所爲者韓魏公
喜雨詩有曰須臾慰滿三農望歛却神功寂若無高
遠之致于斯圖也若或見之

汪應宸

余嘗讀紫陽夫子集見其與尚書往復書問折疑論
道不一而足有味乎其言之也所得既深于延平李

卷之十五

雜著

五

先生咨訪尤勤則其師友淵源遠有端緒宜其卓然
樹立爲有宋名臣爲吾族碩儒也紫陽敷教玉山每
舉尚書爲國故以鏃礪之噫非甚盛德其孰能與于
斯尚書玉山人聖錫其字也登紹興五年進士第一
人賜名應宸

汪環谷

吾郡自紫陽夫子振鐸後理學文章後先輝映他郡
或未之過也故雅有東南鄒魯之稱焉而我汪氏特
著二先生則其在祀者也伯子環谷先生克寬叔子
查山先生時中翛然求道埴篴競奏當重陰之蘊香

融天地而爲一千山鳥盡萬徑蹤絕二先生潔其身
于百尺樓中相與探元化于終古曠靈府之宏澄眞
有八方我闔殊塗同歸之致以視夫齷齪之富貴不
啻羗螂之糞丸猶懼其或免也豈高士二字足以擬
之哉披圖沿素宛若身際其中而聆其咳唾也偉哉

自訟

咄汝渺頑日薄西山啞嘍蟻丸旣憫厚顏塞兌固根
懼滋不足矧復尚口窮也自速媒怨賈憎用銘汝前
汝如不顧顛沛宜然

題蘇武持節圖

卷之十五

雜著

充

子卿持漢節十九年志彌烈如金經百鍊如松歷千
雪遂令數竒子通天傷自絕萬古開童蒙皓弁追英
風生氣凜凜冰霜面誰解恹恹經營中

投壺圖

審度取中疑疎慢失彼君子兮其儀則一

關聖祝詞

伏以剛大正直賦命自天或拘或蔽孰克歸全惟王
之生聰明稟然至大無外至剛不遷直不私撓正不
愆偏塞乎天地炳炳綿綿岳降此日歲歲年年奔走
僮僕不期而然分殊理一無異愚賢矧以某等嚮往

拳拳天涯羈客同調相憐雁行聯序儀刑惟虔潔我
蘋藻靜我豆籩用薦忱敬用祝萬年匡直輔翼神聽
和平庶幾萬一敢不勉旃尚享

春讌醪分啟

禊氛初息烽火不驚大酺賜自朝端曲宴宜慶私室
况暖烟輕拂春事並陽艷俱鮮細柳纒勺桃萼與梅
花相映既喜天涯樂聚尤忻臭味同心過客號光陰
更作客中之過客逆旅名天地又爲旅邸之旅人秉
燭夜遊良有以也因時爲樂豈曰非宜第思昔酒嘉
肴家開筵而戶速客何如肥羜肥牡集伯叔而聚天

卷之十五

雜著

序

倫傳故國之音歌翻白苧聽雪兒之調拍案紅牙錢
徵青蚨堂開綠墅梨園佐酒伶子侑觴勿謂所費已
多乃衆擎而共舉雖曰奢以從事實寧儉而爲心節
海宇之清平黠綴晴川勝事樂陽和之美景更惜物
力艱難倘有同心幸署台甫

文公書院再募樂輸啟

蓋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以言乎天
下事非一人一時之所能全也故刑措之治必歷成
康勝殘去殺必待百年義畫周經亦必繇四聖人之
手而始得爲全易亦因乎時而已矣如吾郡文公祠

之建迄今五載門堂寢室巍然可稱大觀矣然時事
物力適當艱難之候董事諸公心力既竭于經營手
足復疲于胼胝欲潦草以完事恐遺弗稱之譏欲勉
強以圖功則無米之炊難巧欲暫停以俟時又懼前
此之功竟隳易大傳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如
夏至熱極窮也窮則變而爲寒必易葛而裘斯通不
裘則病寒而不可久惟裘故得溫而可久也當此無
策之日非易所謂窮之候乎曷不亟思所以變而通
之之道哉愚故大其聲而疾呼之將伯之助惟吾同
志之是望庶衆擎易舉踵事增華將見巍然者變而

卷之十五

禱著

三

爲煥然大觀者通而爲美觀然後知作與始雖善猶
時來孟浪之謂成與終雖後起功則流于不刊道固
與祠宇並永名與天壤相弊也謹啟

九月十五朱子誕辰漢口新安書院公祭祝詞

恭惟我

夫子仁熟義精繼道統于千聖金聲玉振集大成于
諸儒大小在人遺澤未墜矧羨墻實切而瞻仰有依
茲當嶽降之期敬脩稱壽之典通古今于一息與天
地而無窮伏願陟降如昭佑啟後哲蒸嘗歆享示我
周行尚享

竊惟祠堂之制肇自文公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有所
爲昭穆之序焉有所爲嫌疑之別焉有所爲紀綱之
辨焉豈僅以有堂有寢有楹有庭遂足以號于人曰
祠堂而已哉我祠堂之建也發謀當事者其繼述之
功足稱不朽今祠宇已竣則其功成矣告成之後所
安之主自欽禮公而上祖德宗功當追者若何欽禮
公而下與祭與與廟者又若何且祭有義有法有時
祠有規有約有產所宜集衆思萃羣議博採精擇或
訪名家大族之規模因革而損益之苟襍亂而無章
鹵莽而多疵豈不詒誚閭里流弊後昆後雖欲補掇
脩飾而不可得矣可不慎歟且創建之艱三百餘年
幾更作輟幸賴當事者勤劬始得樂觀厥成如前所
陳者安可不斟酌商確立一定之規模成不刊之鉅
典予以承先予以裕後質之而允當使衆情權洽乎
規模既定然後舉行入祠之禮斯禮也大典伊始尤
必鄭重其事務使人人得盡其誠敬以昭示隣里無
愧詩禮傳家之雅望而顧欲以煌煌盛典草草了事
毋乃未之思乎此事關係匪輕吾輩均有其責非如
莖事以入上爲安之可比也語曰當仁不讓其今日

之謂乎是爲議

上梁告廟文

茲以啟建祠宇升薦馨香既底于法成憲舊章樸斷其勤敢曰構堂卜日十九辰時之良是崇是峙砥柱列張啟佑後人載安載康惟我列祖是芑是望先事告虔尚祈錫福于無疆

楚隨孝介喻青城先生誄

古之所稱大丈夫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淫不移不屈非道德內腴烏能信之篤而守之固若此哉雖然富貴貧賤威武外也吾足吾之

卷之十五

雜著

五

天于外也乎何有若夫以事外之身赴危機而不顧已逃之生蹈白刃而若飴外也而內之以視乎不淫不移不屈者又有間矣若青城先生者吾不知子輿夫子又將何以稱焉萃乎若河嶽之流峙朗乎若日星之昭回浩乎塞天地而無害當明之末闔于其紀狐鳴梟噪跳踉嫵媚東林諸子賢也鷄連鉤黨而殺之楊公大洪忠也煽虐而剖斲之肉食之子縮頸咋舌未嘗敢有目之者也先生以諸生獨奮筆請禱形諸青詞旣而寇氛煬赫虔劉州郡先生以縱壑之鱗赴焔將母竟以身殉繇是言之豈僅信之篤而守之

固也哉忠孝迫于中而作于外者也古今文章之士類難全節無識者遂遷就而爲之辭謂文章之悟難工而易嗜所以可欣可慕極阨窮而難去若先生者非文章之士乎而節胡全也余故曰若青城先生者吾不知子輿夫子又將何以稱焉惜乎世無孟夫子其人也雖然先生之不死者固自有在其不待生而存者炳炳烺烺爲萬世子臣鴟世之有孟子與無孟子何足爲先生重况厥嗣仁賢小試山城其始來也民畏之旣也民愛之其終也愛深而忌畏噫非先生不死之一微歟琤也占藉鄂渚于先生爲同學後進

卷之十五

雜著

五

旣習聞其事矣去秋以省覲歸里從舅氏戴君爾恭得讀先生行略蓋信所聞爲不虛也敬爲之誄用摭景仰之私云耳誄曰孝必忠誄璫奮筆號蒼穹忠必孝從母致身光名教丈夫之大大如此故先生雖匹而有仁心爲質爲之子學道愛人崩心隕涕欲壽先生以史標準綱常死而不死嗚呼在先生則仁成義取朝聞夕可只安其常又何暇計及乎此

示兒七戒

吾兒今受室矣古人三十日壯有室二十日弱冠則稱成人矣故冠禮曰冠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

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可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是冠已集成人之責矣况婚乎婚則有著代之義焉有繼世之義焉故古者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吾兒其知之乎詩曰刑于寡妻夫未婚以前曰幼而學學者學于人也學于父兄也已婚則曰刑刑者立範于此而人刑于我也學于人與人刑于我其間相去何遠哉慎之又慎少有不正寡妻議其後矣尚望其刑于我哉此膝一屈不可復伸豈弱怯女子能制吾之死命誠以吾

卷之十五

雜著

五

之不正爲妻所窺彼且得以持吾之短長耳故又曰婚者禮之本也今吾兒當本與始之會可不重欵至于讀書之事子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身體之壞固不必言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所謂嗜慾深者天機淺此之謂也猶憶數年前與吾兒云讀書只有十歲至二十歲未婚以前數年耳今汝又以受室矣然猶鹿廕之下無所事事尚可一意讀書過此以往將不可知矣如汝父齒落髮禿縱欲攘臂思奮亦已晚矣爲可悲矣然尚不肯暴棄卽生涯不遂稍遇閒隙把玩不休雖精神有限猶必勉

強支撐夜必以三更盡爲度何也人生世上人身難得自有天地以來生生不已始有此身繼善成性而有此聰明念天地之所以與我者非偶然不禁凜謹愛惜故不肯甘于下流與腐草同休苟聽其自爲生自爲死則何必竭智盡力以堅苦爲哉雖然吾之爲此終倒行逆施耳吾兒丁此盛年幸毋謂歲月尚饒遷延有待不知不覺如白駒之過隙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將有不待策勵而翻然易慮矣言不盡意惟吾兒悟之

一戒執拘夫子弟之于經史講義尚只有聽受而無

卷之十五

雜著

五

問難何也識見未廣入世未深遜志時敏尚恐失古人之意敢出己見翻駁乎學問且然况日用行事之間非受命于尊者則循蹈乎成迹敦謹猶懼方命敢任戾性違拘乎首宜戒之

一戒傲慢傲因德也以周公之才之美尚以驕吝失之况下于周公萬萬者哉以學問則富者更富才情則高者愈高何敢容吾之傲至于父兄之前恭順猶懼獲戾何得容吾之傲急宜戒之

一戒酒夫酒雖韻事實狂藥也觀古來高人才士尚往往以酒悞其生平若中人以下喪身敗德者何

限汝祖與吾俱不能飲而汝獨能誠恐胚胎有自
此吾之所以諄諄致戒也自今合讌毋過三爵每
爵毋過三分着實戒之無爲俗說所惑
一戒惰怠得一日讀書則須盡一日之功世事不可
知誠恐雖欲讀書而不可得白首無成老大空悲
一以我前車覆爲汝座右銘思及此則一刻不可放
過一刻不可閒遊

一務寡欲身體一生根本身弱則縱有軒天之志亦
徒然耳守身養心莫先于寡欲

一務自強外侮欺凌日夜在念非教以修怨也苟不

卷之十五

雜著

七

自強則日趨下流矣如某某諸子亦知自強但不
得其道耳其道若何檢身惟恐有敗讀書必求自
信所謂生于憂患者也區區報復非聖賢之言此
自強之道也

一業宜預記日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如吾
兒今日則以入股爲正業其入股又須以近科墨
卷爲粉本新房書大題爲骨子新小題爲潤色不
讀墨卷則無墻壁可傍不讀房書則學問無根理
氣不暢不讀小題則無以資筆下三者不可偏重
然墨卷大題可以包小題而小題不可以包大題

也吾見吾兒似偏于小而遺其大非計也以採材
爲居學如經史古文讀者宜熟看者宜細後場策
論亦宜究心古表之整齊典雅而鏗鏘者亦宜讀
三四十篇此一了百了之功夫一生受用不盡蓋
以此時之年讀書易記不忘也然有序焉不可倒
置至于詩賦雖屬文家之事旁及猶恐分心况文
墨之外一切嬉戲襍務分我有用之精神置之無
用之地哉急宜棄絕

此不肯十八歲所奉嚴訓也手澤墨彩儼然猶
新而空負明戒四十餘年編輯及此遍身汗下又
嘗示不肯曰人勳云改過夫改過豈易言哉非具
破釜沉舟示士卒必死者不能也又曰要在將勤

卷之十五 雜著

天

補拙何堪懶以濟頹二語切中痼病至于一切郵
示振筆疾書長篇短幅或借經書以規切或援往
事以証今隨病施藥言近指遠六十以前者存卷
四叔父已手彙成書其所未及詞容編輯是卽先
大人語錄也男鈞謹識

置至于若何顯顯文章之事也又論學長小兒文
以九部之平論書長弱不強也然育車馬不可開
三四十餘部一了百了之功夫一主受用不盡蓋
爾亦宜讀小古表之整齊典雅而鏗鏘者亦宜讀
然吾學或臨史古文爾者宜兼音書宜識文書
也吾見吾兒似偏于小而遺其大非計也以採材

語餘漫錄卷之十六

新安默庵汪璉文儀甫著

祭文

祭熊母李太夫人文

於戲泰岱鎮寓坤厚載之鶯鶯麗雲惟鳳育之名世
應運實惟母儀亘古貫今源本昭垂雲夢泓深九嶷
秀峙太母篤生間氣鍾美隴西望族作嬪華里壺範
揚芬徽音協祉夫何贈公玉樓遽徵珪璋繞膝煢煢
苦辛茹荼食糞寒幃孤燈化石有淚舞鸞不驚菽畫
熊丸誨迪穀式陶母桓範其難倍儼競爽聯鑣清華

卷之十六 祭文

一

海趾蔚爲大儒不侈臚仕強年未登疏列萬言 帝

心獨簡白麻蚤宣啟沃以道動止惟天光明俊偉正

大均平樂行憂違無可不可錄著閑道堂名下學學

正統尊震聾鼓惰旣不爲佞亦不爲果伯仲二難學

契道同譽擅中秘誠結 重瞳試典浙右尺裁棘叢

奇寶無遺羣仰宗工品行端廉學術純正

二句玉音
褒次君遜

脩先
生者炳炳綸音煌煌 聖訓凡此德美一稟母慶藿

芾璀璨象服輝映晨昏念切罔極情深封章屢拜

俞旨方新詎意仙馭倏焉委衾壽胡不多止此八旬

愛敬靡窮無所不極脩短有盡溘焉終阨矧登上壽

已濟大耄孫子振振竹翠梧碧維我宣聖贊虞大孝
德惟聖人簡編照耀繄母有子允矣先覺優入聖域
可法可傳用馨貽令億載萬年 恩錫表樹華扁高
懸芳型不朽含笑歸全瓿也無似忝附師門深蒙不
鄙時荷注存夙欽聖善欣分德薰遽承哀訃五內如
焚吳山楚水磨鏡末由旅薦蘋藻表德生芻陳詞致
奠遙矚丹丘靈不遐棄無間明幽尚享

公祭方羽光先生文

嗚呼翁其遂棄某等而先逝耶遽掉頭不顧乘風上
征以自造其遙耶竊嘗論之世之學士先生優于學

卷之十六 祭文

二

行者于時務或未必達達于時務者學行之軌或未
必醇兼之者蓋鮮矣卽能兼二者之長而語默去來
之際又未必其安然處順也嗚呼孰有如我太翁文
學之華行誼之實既有以自成于身而孚于人人至
其研幾夾疑則志氣堅強神采英發從容精審縝密
而持重不動聲色而目無全牛此某等從事日久潛
窺歷試而不失而未嘗不嘆其卓然非今世俗儒之
所能髣髴其萬一者也及彌留之頃作口號有曰來
也空兮去也空人世總在一夢中直待死時纔大覺
靈明一點獨稱雄嗚呼遠矣其甫尊純脩先生以樂

易之姿躬淳篤之行年高德邵巍然爲鄉國人瑞者
有年太翁之胚胎既有所自矣故幼而聰穎秀異頭
角嶄然長而蜚聲夔序執牛耳建壇坫者有年顧以
數竒遂謝去塲屋棲遲衡泌處家庭則孝友達聞交
朋友則信義昭著出其緒餘以屏展吾邨于客邸者
五十年于茲矣其味道也有以樂人之所不樂其善
俗也有以憂人之所不憂收卹斃獨則飽人之所不
能飽者日不暇給麥舟義助則掩人之所不能掩者
二十餘區蓋孜孜焉無所不用其極者也是以一時
名公鉅卿碩儒俊士舟車至止無不式其廬以交懽

卷之十六 祭文

焉尤可風者事繼母就養承懽眞能竭力雖年登大
耄每一念至尚不禁其悲從中來也至于井里之日
待給以爲常者旣數十年如一日卽病中所憶恐恐
焉惟以身後厥似未必其能繼焉是憾嗚呼孰有仁
心爲質至死不衰有如此者甚有拯人之危濟人之
顛叱數千金而不顧而其人竟負焉人皆爲太翁愠
太翁曰爲人謀而不終君子耻之卒爲之轉危爲安
而心始慊多金之不償太翁旣不屑意且以勿芥蒂
于中以自狹其量諄諄爲哲似戒若是者求之千古
之仁人傑士恐未必其多見也卽哲似賓實以弱冠

登賢書無矜氣態色不汲汲于趨時好以求速化而
顧優游客與承顏奉色爲子舍之慶非深有得于太
翁之教者不及此雖大耋已過五矣而耳目之聰明
顧盼之矍鑠合讌徵歌達旦不倦有少壯之所不及
豈期僅倦卧數日遂翩然其不少畱也嗚呼在太翁
可謂能終矣維是某等後死者善將誰爲之勸過將
誰爲之督耶盤根錯節誰爲之迎刃而解誰爲之躊
躇滿志耶嗚呼已矣某何言矣卽言亦有盡而意寃
不能窮矣惟大爲鄉國悲云亡之殄瘁下以爲某等
哭其所私而已矣於昭太翁陟降上下其庶幾其或
鑒某等之情且爲之歆一觴乎否也嗚呼尚享

哭伯師傷若先生文

維年月日門下姪璲率兒鈞于楚江二千里外舍哀
至誠辨香飛誅致哭于明文學先伯師石樵先生汪
夫子之靈曰嗚呼哀哉天乎先生其遂棄璲不顧而
去耶憶璲乙巳客吳閭聞先生之名于敬庵吳先生
中心藏之矣久之從稠人中望見顏色雖挹手采于
乍覲而觀心則自茲始越旬日先生忽策杖探璲于
江村寓樓挑燈夜話心切師資因拈韻語敬詢先生
卽席步答而別明日執贄于陽谷書堂先生歛然不

許諭以伯姪可譜師弟非宜範我馳驅則授以高子
節要繼遂引謁于錫山夫子之門嗚呼此歷歷如前
日事也未幾先生解館歸里璵尚滯楓江先生徒步
走金墜訪老父一見如舊嗚呼以族姓而敦師弟子
客也以傾蓋而聯棣萼于故鄉先生于璵父子間遇
合何如也自是而後愛若子姪見璵于斯事乍作也
則忻然喜乍輟也則戚然憂性命微言理氣與旨不
以璵爲門外未有不先見其草者嗚呼先生于璵何
如也先生丰儀峻整淵渟嶽立于書無所不讀尤邃
于易二十年玩心高明資深自得舍周情孔思別無

卷之十六

祭文

五

商確其所著皆發前人所未發然後孝經有疏樂記
有節正格物補傳有繹義學庸論孟有成書篋瓢陋
巷泊如也每念璵奔走東西悉聰明日錮郵訓倦倦
惟以斯事不容放下爲勗嗚呼先生之視璵何如而
璵竟沉淪若是也十餘年中璵每省必候先生于古
屋祁寒暑雨所不敢避聯牀侍榻悲憫叮嚀每不能
休悲哉已矣無復爲余詔矣去秋見璵束裝來楚約
明年春歸覲時擇僧房深處相與訂年來盲擬近著
嗚呼此昨日語也噉噉猶新而今何如也悲夫蓋先
生所願學者大成之傳緒所步趨者程朱之遺矩方

今學術麗襍將賴先生爲吾鄉講席津梁而先生竟掉頭不顧耶盲後所定易疏未經脫稿後死者苟甘旨少克終當佐兩弟爲先生完此大業嗚呼先生之道可以淑世而世不見知先生之德可以兼善而善未克施先生之學可以正人心而人心且靡然作害于邪說先生之行可以通幽明幽可格而明或不能無疑遜世靡悔不愠不知嗟乎先生所能者先生之天所不能者先生之時時有一日之或詘天則萬古而長垂先生旣沒兩弟嗣基篤志潛脩當有以成先生之所貽獨是璫也遭逢厚望作輟無時竟隕墜顛

卷之十六

祭文

六

越辜先生之所期將伯之助惟先生於昭是依先生之神在天或亦眷戀于余懷之悲嗚呼哀哉所尤恨者負米漢濱不能親哭哲人之楹不獲築端木之廬登大別之峰頭望黃白之熹微先生病凡幾日安魂何所啟葬何期縱列衡疑以爲殽注湘沉以爲醜安能贖辜恩負德之疵鬱鬱此懷如夢如癡不敢哭斯道之喪不敢哭斯人之迷愧所聞之未尊陳哀哀之我私而已天乎哀哉尚享

祭楊若伯母程氏孺人文

維康熙壬戌孟夏月日哀姪璫籍江漢之蘓辦香致

祭于清故伯母程孺人之靈而言曰嗚呼伯母可謂能終矣哉齊魯偕隱雙白同歸在母得矣顧使吾以經嫗焉辱軀而重遭此閔凶也去夏伯師之變璉越在漢水十月朔始得訃音私念母伉儷同心老而彌篤交相愛也難以免矣亟馳書以經曰北堂日薄晨昏無忽嗚呼孰謂漢濱發東之日距母從亡之日已踰月矣所稱比翼連理固如是乎哉嗟嗟璉以樸謹受知于伯師丙午冬拜母青崖古屋母一見篤愛恩踰骨肉有所飲食必親調其酸鹹節其寒燠誠恐一味不可無以示中心之好也且視璉所食之多寡以

卷之十六

祭文

七

爲忻戚是以食于母側璉益不敢不飽也十年于茲璉所居遠母三十餘里山路紆折母念璉之艱于步也每一登拜必展雷數日璉吳楚歸謁時有所就正于伯師者母輒喜眷睂睂嗟嗟不識璉何脩而得母憐若是也而今已矣母出自素封僑寓潭州明崇禎中政尚未弊正居奇樂業時也伯師智炳幾先勇捐積業獨挈母歸里未幾兵燹之餘潭之州幾無遺子而先幾之哲碩果屹然迄于今繞膝芝蘭餘慶弘衍當其時孰不以伯師爲迂而母獨贊之以伯師爲拙而母獨鼓之雖古屋遺澤而數楹踟躇久客子立補

採綴緝備嘗艱苦嗚呼非母之志合氣一烏能使伯
師之決若此哉母之慈祥豈弟稟植自天而貞靜專
一尤所希觀十五年中遜每侍伯師于內榻盛夏隆
寒動輒數日藹然未見其有遠色也寂然未見其有
疾音也伯師甘儉德而不榮祿囂囂自怡不問家事
苟不得母晨夕支吾蓋監其習吾恐不改之素難勝
徧謫之交矣此少君孟光所以垂懿範于千古傳德
輝于無窮也乎至于濟慈以嚴而義方之訓昭乎誠
于和而睦隣之德著固不能以更僕數者嗟嗟已矣
無可復見矣所恨母之眇遜猶子也而遜不得視母

卷之十六

祭文

八

猶母伯師之喪旣以負米漢濱未能奔赴母之亡又
不得歸以周旋飯舍恩竟辜矣德竟負矣嗟其非人
歟天乎其人乎尤可異者母之亡去年九月之十有
六日也江漢之隔雖曰二千里而郵報賈客行李不
絕此日之報胡爲乎今年四月始得也得報時逆溯
母之亡爲日幾二百且報爲以經札題封于二月十
三夫二月十三距九月十六年爲隔年日爲百四十
有六矣以百四十有六日之久胡爲乎不飛一札以
相聞而必百四十六日之後而始發也嗚呼是可以
知以經矣嗚呼吾誠無如以經此環焉辱軀而重遭

此閔凶何也尚享

祭公熯長兄文

嗚呼吾何以哭吾兄耶吾兄殆子輿夫子所稱豪傑之士耶兄幼離鄉井旅寓中湘其時始十二歲卽丁喪亂自壬午至己丑八年中朝秦暮楚屠戮之慘如刈草菅然母罹其毒父喪隔地僅存一身然瀕于死者屢矣乃兄于顛沛流離中孑然立志能自力學諸子百家無不貫穿手不釋卷壯年卽精于內典南華諸書鈎纂箋疏各有成書非其專心致志苦自刻厲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得鬼神通之者烏

卷之十六 祭文

九

能與于斯兄仁孝天植痛親蚤棄每一念至輒唏噓不能止夜必焚香跪誦蓼莪之章無間逆旅舟車自幼至今不衰嗚呼大孝終身慕父母吾于吾兄見之推之而忠以盡于己恕以譬于人與人交久而益篤以故湖南北環楚數千里間風慕義者以得交吾兄爲幸若璉父子祇糠粃耳自甲子秋偶遇于漢陰遂蒙刮目其時吾兄有太和山之行回棹時則取別徑歸湘素篋且未一接矧杯酒乎明年初夏忽手訊自雲外飛來謂兒歲試在卽已預掃榻以俟嗚呼以族姓而聯棣萼之誼以傾蓋而敦父子之恩兄于璉父

子間何如也自是而後愛吾兒如子見其試高等則
忻然喜兒爲目患不得入闈則戚然憂兒未舉子則
爲默禱于神前及兒連育三子則爲之喜而不寐郵
訓倦倦惟勵進斯事勿作退轉嗚呼兄之視吾兒何
如而吾兒竟拓落若此也兄飲膳艱澁者已久恐璉
之遠念也寂不與聞余偶得之人人亟致書東姪大
意謂三陽秘結宜潤而不宜燥燥恐愈增其結孰意
書至已勺水不入矣幸預促吾兒先試期以赴之見
則鼓掌大悅口占韻語志之有曰一見吾姪面嘻笑
赴幽冥嗚呼璉父子何脩而吾兄鄭重若此也又知

卷之十六

祭文

十

余易刻成而益喜抑知璉沉淪荒落不克自振空言
無補負吾兄之期又如此也嗚呼哀哉若兄也以無
待而興之豪傑自顯庸立名譽篤至惻惻真足以楷
模一世貽令千秋較之徒享長年而死同腐草者何
啻霄壤况踰老望耄膺褒錫于皇家如東姪又克自
負荷諸孫林立嶄然已見頭角安時處順哀樂不入
見于朝聞草者已然尚猶有不足爲吾兄悲顧使璉
咨齋涕洟于漢水之濱耶蓋璉與兄交二十一年得
覲光霽者雖有兩面然竟未得握手促鄰抵掌談心
之樂者片刻郵筒千里徒切蒹葭白露之懷爲可恨

也又恨余懶惰無匹不能一葦千里致問疾殷勤聆臨絕之音于此目也嗚呼哀哉至于白骨塚良因乃吾兄樂與人爲善之大舉亦吾兄平生好生之快事前秋錄其序志爲一集屬余訂定時余弟存庵新沒愁戚萬端繼而舊病新疾逼及致辜兄之命然終當佐東姪謀付剗剔爲兄完此夙心也嗚呼哀哉余少吾兄一歲齒落已盡耳則全聾猶役役穰穰擔無可弛不知稅駕何日向者左提右挈使吾不至于爲君子所棄者一二師友而外親則恃吾兄及吾弟存庵耳不三年皆棄我而先逝矣自今以往來日固無多

卷之十六

祭文

十一

然一息尚存過而匡之者誰歟善而翼之者誰歟問學鏃礪者誰歟過無匡也善無翼也問學無鏃而礪也卽欲久不死亦何樂乎居此世爲也嗚呼哀哉賦詞飛誅姑序其二十年神交之始終如此非苟焉而已也言有盡而哀無窮吾兄有知其鑒我于言外乎否也嗚呼哀哉尚享

代家景南祭吳烈婦文

烈婦余從祖行汪貴德妻姓吳氏貴德蚤死遺孤伯愛撫之成立婚娶甫畢年十七以疾又死婦念無所爲矣欲從之死諸父以議繼

紆之無何而海寇告警反兵四劫家人勸之
避婦堅執不出會傳賊猝至家人盡去婦乃
自縊死然賊竟未來傳者之悞也時順治己
亥七月十九日午時邑侯旌之曰致命全貞
璉幼與其孤相友善同庚而長予兩月距今
二十年璉旣哭其孤又哭其母矣今其叔氏
將躋主以耐其家廟特陳明器荐遣奠缺事
以叔不祭嫂爲疑問于余余曰善哉節義忠
孝天地大經苟能盡之爲名教光尚有郡邑
設祭甚且天子賜祭以寵之况嫂氏乎又長

卷之十六

祭文

十一

嫂也何疑焉因以告詞屬余余忻然曰是吾
事也然不文不足以揄揚萬一耳其辭曰

嗚呼正氣凝聚是鍾恒德之儀陽九時窮用著艱貞
之節常以一時禍極千載聲流痛惟吾嫂秉貞剛之
性取義旣精克浩然之氣擇節得苦當其蚤失所天
守志不二煢煢孤藐撫以圖存甫免襁抱之懷復遂
室家之願謂立宮之荐享可托冢嫡之嗣續有人何
辜于天奪以短折黽勉視息欲燃死灰孤幌寒燈形
影相吊詎期靚世鼎革緒衣載途是用誓不出門爰
堅義不踰限聞賊猝至預殉投環夫血漬楹甍徒慷慨

慨于已事氣盡梁際得全歸于未然玉汝于成造物之默意有在厚民生也天心之獨靳何如嗚呼烈哉殺身成仁尼父垂教致命全貞邑侯嘉獎是固資以扶世寵茲樹聲者矣然彰幽闡微事已表于當日而躋主祔廟禮補申于茲辰噫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吾門祚薄暗自慘傷潔我有核旨我酒漿惟嫂有靈來格來嘗尚享

哭姊氏文

維康熙乙丑七月十五日哀弟璿聞訃之次日于漢陰旅寓爲位率姪鏞鈿致哭于先姊端小娘之靈而

卷之十六

祭文

三

言曰嗚呼吾烏乎哭吾姊也哉吾母生姊及余四人惟姊獨聰警和順不似余三人戇拙也平生志願一無有遂隱憂鬱鬱劇如舍梗豈無懽容隨人開口豈無笑語神不偕來春色不到眷間者四十餘年如一日也每念姊之憂惟余三人或可少解之于萬一故與兩弟無日不以解姊憂爲念此姊之能信我三人而我三人全可以告吾姊者無如年復一年日趨日下豈惟不足以解姊之憂姊且釋己之憂以憂汝弟之憂之不暇矣悲夫邇年以來余家居日淺然緣是每畏見吾姊卽一候之必豫擬數語左吾右支惟寒

温慰藉不惹愁緒而退率以爲常嗚呼姊慧人也得無已默喻于不言之表歟去歲別姊之日爲二月十二日也四目相眎一語難出姊復謬爲好語無乃不欲以無限凄凉沮愛弟之念歟以余之所以致吾姊之已然者知姊之愛吾亦如是也詎意寄愴懷于藹然之頃遂爲永訣之日哉嗚呼已矣不得見矣在姊以無窮之思窮于有盡之年姊若有知應悔其以有涯隨無涯之徒殆而汝弟之憂正未窮也而無窮之悲方始徒殆與否又不知于姊何如也六月八日玠弟報至謂姊之宿痼已去元氣將復余固促姊丈歸視而未有以應余也及廿九日而促姊丈之書至矣孰謂書至之日已爲姊棄眷屬之次日耶嗚呼痛哉姊丈以七月三日輕舟遄返吾書與兩弟曰據來信則姊似難起矣念姊病瘵已三十餘載比豈有今日之望綿綿延延得到今日五十有五不可謂非邀天之幸汝二人弱質病軀所以選藥物調飲食扶持姊氏者固不可不盡其心以貽他日之憾然亦不可過有所傷又以貽堂上老人憂此中消息弟當悟之非汝兄不欲汝二人之憂其姊也揮毫之頃不勝嗚咽云云嗚呼孰謂漢上發書之日爲姊已棄之四日耶

弟以不得已之苦思寫此不得已逆施之倒言萬里
遙情叮嚀教戒似不足以對吾姊而實無不可以對
姊者不知姊果能鑒弟之苦衷于言外否也據玠弟
所述姊病已起于去秋秘不與聞至今夏覺容顏漸
減逼而扣之始告之故已無及矣嗚呼姊以愛弟之
故重自苦不欲以其身累弟明矣豈天固欲成賢姊
之名故令其不起使吾輩致怨于姊言之不蚤以彰
之耶抑愛其弟者宜如是其不壽耶或聰警和順固
如是其當窮耶顧返不足以迓休嘉之福耶不能問
者姊今可以階而問之矣不可知者姊今其自知之
矣而獨是余以羈栖漢水不能如兩弟視藥物而親
舍歛且致姊之愁顏終不得破抱愴戚以終天無以
自解也遠致哀言從何處說起一字一淚亦徒然耳
何益哉何益哉尚享

祭戴爾恭舅氏文

卷之十六

祭文

五

嗚呼今日始得哭吾舅于墓下甥之罪豈不擢髮難
道哉甥自戊辰別吾舅其時舅尚康寧詎意未一載
遽溘然長往也痛惟吾母以五十有六之年棄兒等
三十年中思吾母不得見見吾舅則如見母焉庶幾
寄兒孝思于萬一爾所恨負米奔走不得朝夕承色

歸覲之期率三四年或五六年一見之喜慰懽愛莫
可名狀而今已矣音容聲色雖不敢有忌于心而疇
昔之笑語權狀永矣莫追矣舅少年時家頗裕負氣
不羈軒騰結客重然諾急人之難不顧其身古之義
士畸人所屢屢乎難能者舅行之若等閒耳以故所
至名流鉅卿多許與氣義贈詩有曰白眼心從觀世
得黃金家爲散人貧蓋實錄也中年遭家難室廬灰
燼饑寒逼迫然天性孝友悃悃真摯至老不衰執意
不得一日之優游而遂偃然卧于一室而不顧也尤
可悲者晚僅舉一子舅沒未幾隨亦夭折天乎以吾
外祖母之節之孝生吾母暨舅吾母既不克蒙其澤
僅中壽而止舅雖踰七望八然四十年之坎坷逆拂
極人世之所難堪者無不于身嘗之縱甥等有心又
以多蹇不能少紓吾舅之憂使舅窮而沒沒而斬也
天乎天心至仁何獨于舅而竟悍毒若不仁也天道
聰明何獨于舅而遂懵焉若無知也悲夫傷矣吾不
知天將舍吾舅而安所容其知舍吾舅而安所施其
仁也天乎惟吾舅而後可呼天而詰其所以必如吾
舅而後可呼天而致傷其不可問不可窮也嗚呼言
有盡而哀無窮舅庶幾鑒甥之私悃于萬一乎否也

嗚呼尚享

祭蘊予吳翁文

維皇清康熙壬午冬月初七眷世弟汪璉等謹以剛鬣柔毛清酌庶羞致奠于亾友蘊予吳隱君之靈而言曰嗚呼孰使翁而竟止于斯耶孰使我等忽焉不得見翁竟呼翁之靈以哭翁耶計翁之年甲子一週且過六矣胡爲乎疎者哭之如哭其親親者哭之如痾瘵于乃身且若以爲天而不壽若以爲天之降割而不仁者何也蓋翁具卓傑之才可以立事可以濟人重然諾赴人之阨不以艱險而中阻不以勞瘁而逡巡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且也不愛其身怒不藏而怨不宿不保其往也惟與其進于今信于友偲偲永矢于寤寐慈于衆陶然而醉如飲醇誠所謂肝腸若雪渣滓淨吟域渾而氣誼如雲宜乎其有以感之末期哭而哭不期悲而悲忍矣謂乎太上之恣情在翁則安時處順偃然懸解又何計乎適去適來之年較其爲小爲大于旦暮之生耶若夫我文公書院之初議也誠補吾郡之缺事大功大役協志者原有多人無如乘墉者伏莽者蝸蟻沸羹以書院爲質的環向而齟齬之翁則無事呼號挺然而獨撻談笑揮之詩

張讐伏而外侮平既而內力弗一恬嬉畏難翁則百折而氣彌貞然手足既疲于聯胝心思復竭于經營近者人心復振落成可期翁則忽爾蟬蛻乘虬上征得無積忿乎功虧于一簣九載之績弗成寧以身殉鼓厥後英一腔熱血死賢于生計無所之愚則愚矣而其志則與日月而爭明嗚呼已矣今則亡矣吾輩俛俛失所依矣晴川共客携手同趨朝言嘻嘻夕言怡怡自翁之往而誰與歸嗚呼以翁之襟懷無滓其行于天爲風之清爲霞之熻其藏于地也爲金之精爲玉之珵續聞有孫紹衣有子區區延促何足爲翁

卷之十六

祭文

文

訾弟璲等溯洞無從恍中央之宛在音容髣髴悵笑語之莫逮謹援尚書記功之文循祭法勤事之典勒石立主躋祔兩廡僉議既同百世不毀於昭我翁庶幾其歆我一觴契予言而聆予旨嗚呼尚享

祭四弟文介處士文

維皇清康熙壬午十月望日壬辰哀兄璲于漢寓密窩舍哀緘辭致告于清故文介處士之靈而言曰嗚呼吾弟竟棄汝老兄而先逝耶父母生我等五人璞蚤卒姊先亡存者三人母懷弟時病甚故未滿月而婉以故生而弱甚七歲始能行走所幸精神頗旺丁

鼎革之際未得從師發蒙于余余長吾弟九歲汝體
雖弱而力學能自得師則壯健之所不及也年十七
則能奉大人命遠客毘陵持重練達已知成人十九
歸娶隨余左右者四年言不妄發狷介特立其規切
于余者則已弘多矣此外人之所未知而余所心師
也豈一朝一夕哉二十三丁母憂其冬侍大人往浙之
嘉善服勤無方得大人懽心次年余亦赴父所汝遂
奉大人命鬱鬱而歸甲辰之秋忽患下痢及少愈而
益憊大人聞之亟歸爲之延治弟于病中取素問河
間東垣丹溪諸書讀之頗得其要領知爲蟲所害亟
投以瞑眩之劑出蟲七枚自是而後日服大黃五錢
恃粥而已不能飯也如是者八九年至三十三歲始
轉而服參然忽進忽退寒熱虛實宣補頃刻變換不
執不膠惟自卜之他醫不能贊一詞以至于今也嗚
呼哀哉然一生爲病所苦藥餌不離于口清瘦骨立
危者屢矣迄于今六十有三而告終誠非意中之所
期也故余每謂天之于余兄弟也余二十八歲吐血
愈謂必死璋弟沉
病尙症亦可謂至矣寧可忘其所自耶三人共二百
歲余七十一璋六
十六玠六十三故詩曰無施而有獲寧敢喪天賜
又曰以實勿以文尾勉期無敦去秋余歸時弟正健

旺飲歌康寧別後冬月忽沉疴旋復恐余遠念力疾
卧理惟以平安二字見報今夏初余從邑中微有所
聞亟冒暑鼓棹以五月十九抵漢未至江口先令人
阻吾弟勿遠迎豈意入門而吾弟不見登堂而又不
見既入密窩見弟呻吟卧榻魂驚天外不能出一語
少定而後細察其故以物力艱難致儉于服參余固
嗔弟權輕重之不審也猛投參而頓轉第反復不常
忽進忽退之狀與舊不異閏六月十三日連三日夜
米粒不進淹淹一息僉云待斃孰意遽復投以曩者
暝眩之劑而起大進食飲此六月廿六日也豈意次

卷之十六

癸文

辛

日余舊所患血症四十餘年未發者上吐下下加劇
于少年苟非吾弟稍甦主張註方日三大劑則幾殆
矣嗚呼哀哉我兩人相依爲命有如此者七月中旬
金風初動買舟促裝然以憊極之軀鼓勇邁征實萬
不獲已登舟之頃四目相眎好語慰藉然心旌搖搖
無刻不在千峰橫雲片帆暮雨間也幸也不半月而
抵家非邀天幸烏能若此及得平安之報私念以客
邸之危篤尚保一綫之生既得安歸加之以家人之
調養時其寒暑節其作息則將來之漸安于舊也必
矣焚香再拜謝生成之天以自幸余亦因之以加食

又思別時所畜之參此日將盡尋徧漢市苦無佳者
冒風東渡覓得五兩拜封而寄之爲九月十二日也
詎料拜參之日吾弟棄余已九日矣嗚呼哀哉據吾
兒來訃謂屬纊之頃別無一言諄諄以老兄爲念繼
之以痛哭而絕哀哉疼哉子幼妻老不此之念而猥
及二千里外之老兄抑知老兄聞安歸之佳耗方且
融融洩洩頌且快之如此嗚呼哀哉回憶以待斃之
餘投以瞑眩之劑而反甦者豈天固預擬吾弟之生
以活余之殘軀耶抑兄旣活而吾弟可以死耶嗚呼
哀哉吾弟具獨持不可奪之操立志卓然以聖賢爲

卷之十六

祭文

三

必可學而至不爲俗情所溷乃以病故生平志願百
未一遂卽岐黃之術甚精而不屑于投病者之所好
活人而人不以爲良遂至窮以死也嗚呼哀哉蓋弟
旣聰明穎悟又能纘密異入是以讀書每有獨得下
筆亦不猶人多發前人所未發與之處薰蒸漸漬不
自知其日益也警余之文聯篇累牘在余篋者楮墨
猶新皆脩身懲窒登峰造極竿頭進步之旨言人所
不知言言人所不敢言也若乃孝友過人而勉勵如
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瘦不勝衣而手不釋
卷惟日不足則古人猶難之而吾弟欲然未肯以自

多也嗚呼已矣不可得而見矣唯是吾弟之子纔五
歲耳教養成立後死者之責也吾亦唯鞠躬盡力以
畢餘年烏可以衰老辭耶生死遙情緘辭飛質一字
一淚惟此而已吾弟有靈尚其祐諸言有盡而哀無
窮嗚呼尚享

祭浣孚弟文

名淪昌號月川父諱時泰
號筼峰辛丑進士居漢川

嗚呼吾何以哭吾浣孚耶子之丰標如玉斯瑩子之
神骨如金斯精子之志氣如秋斯清子之字度如春
斯明爰自弱齡芹香蚤採文有奇氣無弱以怠詞必
已出光焰粲璀璨步武亨衢應無畱待茹英咀華起衰

卷之十六

祭文

三

振弊編有成書

浣孚有古文
辭之選

文壇樹幟障倒迴狂氣達

理至

又有制苑大家
選此其序中語

制苑有選其法具備目空一

世上下千年自立太極不因人遷不鄙謂余一日年
先質疑送難久而彌堅我欽厥志快然自幸苟有所
聞傾圉倒廩愧莫副叩怒焉內省子不聽瑩水乳交
電子之胚胎清白節操宜蒙其澤積厚騰高如何不
信倏爾傾頽蒼蒼莫問短髮空搔嗚呼哀哉去秋我
歸壽我以文上述先好道義薰蒸中及兩世誼篤情
殷卒別有托相勉無垠其詞老潔才雄力裕負之而
趨如乞暴富揭之孚室輝光籠注弄之篋中雷電呵

護今夏來漢遽聞失調執手諦視神王目瞭毋輕投
補不厭嘵嘵尚訂淬厲桂馨待飄凡我有言罔不信
從豈謂此語過耳如風參朮紛投日以漸瘳屬余亦
病旬餘不通詎意不顧竟爾長寐病中聞訃推心傷
意以我不死余與浣乎皆吐血之症知子之斃非數之窮而醫

之閉嗚呼其信然耶其非然耶病不得伸執手之嗟
思子容貌目之儼然思子音聲耳之若傳子之遺編
藏在余篋宛然如新楮光墨色人亦有言幼飽而嬉
長以無述不死胡爲行以爲本文以爲昭死而不死
孰謂之天子年幾何廿六而止其道奚若非彼而此

卷之十六 祭文

三

况乎天地成毀反覆其不毀者終古自足猗歟浣乎
臨絕之話惟念母慈罔怛于化上有四兄因心則友
繼繼繩繩熾滅不朽惟我衰醜獨行踽踽是非孰同
危微誰輔老淚如傾哀寄短幅以慰子親以寫我哭
嗚呼哀哉尚享

祭惟行四叔父文

嗚呼叔父之奄棄眷屬者五年矣嗟以餬其口于天
涯孤懸遠跡七載未歸今始旋里薄具一奠脩缺事
于墓前嗟乎叔父之長嗟也四年爾其沒也齒正如
嗟之今日而嗟則猶役役穰穰嘔唾虵丸日下一日

如轉圓石于千仞之山而不究其何所底止也弛擔之期正未有艾昌黎有言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非遂今日之謂乎未了者何限則信乎命之窮也求如叔父之偃然卧于一室也何可得哉何可得哉嗚呼尚享

祭汪印周大兄文

嗚呼天胡付吾兄以凝重端慤之質而不并假吾兄以耄耄期之年胡與吾兄以紆餘俊偉之材而不遂畀兄以衣被彌綸之位使吾兄雖若享素封之優游而實則賚未遂之志以終天此所以聞吾兄之沒

卷之十六

祭文

五

者無不失聲而相吊知與不知不自覺其涕泗之流連也况遂之于吾兄哉遂之獲周旋于吾兄昆季喬梓間者三十年于茲矣始者望見吾兄于人人之中亭亭玉立固已心儀之矣來楚五年得交葉子孚周于漢寓兩人盛氣正顛顧藉謂功名可指取庶博堂上一日之懽聯床接鄰日夜刻厲者幾一載因以知葉子雅有六翮之好尤心折于吾兄不置風前月夜益厯天際伊人之想矣及甲寅夏楚歸訪孚周與吾兄于三板橋書屋遂得徧交于所謂六翮諸君子過不自料樸拙愚贛獨獲愛于吾兄昆玉教誨飲食不

嘗中心之好相勗以道德相勉以學問相崇以古處也天下之樂莫大于得朋此日之資益誠有不可以言語喻者始信麗澤之兌聖人舉天下之悅歸之于朋友講習良有以也無何閩寇躡入郡邑蹂躪之慘吾家特甚所恃以供甘旨之需者蕩然如洗兄且爲我憂之于是左提右挈久而不厭渴欲求當以盡寸心之萬一無如數窮理極日削月朘雖吾兄未嘗稍有所責璉寧不獨愧于心乎回憶廿年以前葉子與吾兄所以相期于璉與璉之所以自期者若何豈意衰暮之年浮寄孤懸欲歸不得望故鄉如天上竟沉

卷之十六

祭文

五

淪墮落不克振拔至于如此也而今已矣負吾兄明德實多矣憶壬申八月十八日于兄座中驚聞吾姪凶問分袂之頃慰藉數語諄篤惻惻情踰骨肉感激之私沒世不忌孰謂須臾握手竟爲永訣之天耶璉長吾兄七年齒落已盡衰憊不堪吾兄精神強固竊計必登上壽豈意衰者憊者而後死強固偉健顧舍我而先逝耶嗚呼吾兄孝友天植仁以爲質德宇寬洪識量閎逸和以接人誠以自致聞風輸服覲德心醉世路嶮巇耻復媼炫娉娉丘園自適所願怡怡惻忱燕及朋友切憇藹然黽勉無有六年契濶尺素未

荒河山雖阻儼若同堂將謂康寧圖報有日胡不百年享此休逸凶問遽承五內崩惶疑信莫決訃胡遠將上天甚神曷監而遺彼頑而壽此哲而萎神理杳冥孰訊厥由兄今知矣吾將安尤兄業旣茂兄子更賢芝蒸蘭茁鶴立鸞騫返樸歸真誰云不足嗟予老醜長此影獨雲樹蒼茫道遠莫致送不臨穴哭不撫綖緘詞飛奠哀莫能文平生知交幽明永分東望長號悲恨并集英靈炳然鑒我哀切嗚呼尚享

代家次山告祖文

繫惟我祖系出開國公之裔爰自志高公繇婺源鳳

卷之十六

祭文

美

亭里遷休寧之旌城朝賢公自旌城遷石田六傳而欽禮公又于明永樂間析居南岬之金塋以誠孝事節母受旌于朝門曰孝子里曰節孝八傳而至我祖由樅陽而市隱漢陰遂起家焉吾父克勤克儉艱難締造用能宏擴新圖生兒等三人平居深念綿世澤莫如課子振家聲須事詩書于是長兄漢以弱冠得列膠序雖圖南有待然及吾父所親見者無祿吾父僅踰艾而捐館矣時兒始十三歲淮尚在襁褓中彌畱之際撫兒指淮而言曰余意欲若及淮皆如汝兒得青其衿然後挈以歸覲祖廟省墳墓俾若等知淵

源之所自庶以慊余心乎豈意遽爾嬰疾有志未遂嗟乎此永訣遺音也忽忽二十餘載依稀猶在耳中而敢失墜乎哉是以兢兢焉奉治命以周旋心吾父之心服長兄之教幸也壽于癸酉得補博士弟子員嗣于甲戌蒙恩叨膺歲薦考授教職准亦于乙亥獲雋巽宮凡此寸進之有階孰非我祖之餘蔭詎敢忘其所自耶惟是音容日遠生養劬勞追報無從涓日蠲潔少展微忱仰惟慈炤俯鑒愚衷俾日以昌熾佑啟後人勿替以引曷勝追慕祈禱之至謹告

祭二高先生文

卷之十六 祭文

七

維康熙十六年丁巳孟秋月丙子朔越有九日甲申守心制弟子汪學聖率姪璫謹遵二簋之命循合祠之典設位于青崖古屋致祭于先儒高忠憲公景逸先生先師高彙旃先生之神曰紫陽集成師事延平延平之緒道南是承惟道之南東林有址東林初闢文莊邵子猗歟忠憲能自得師手勢三轉自遜困知重擴東林依庸麗澤五百應期索隱探賾皇路清夷批糠力掃時窮節見以身殉道嗟惟吾師紹衣嗣興溯流窮源展也大成東林維新草廬再得南北同風朝野請益故君之命抱以終始臣義從容歸全

水止惟兩夫子咸有一德止水之合求仁仁得草廬
追奉其尊其親繼述籓屏惠麓是等三祠巍巍義各
有取其義孔時或源或委受天之祐厥胤卓犖鶴峙
淵渟金玉追琢學聖與璉從游有年誘掖諄至博約
後先學聖有祖潛德弗彰微顯闡幽窮壑之光惟璉
有父孝友維則匡翼人倫品題以錫問答徃復無幽
不窮發我昏蔽雨化風融凡茲後彥是度是程惟予
與璉受恩彌深承師之訃盲怠莫前曾幾何時倏爾
期年三祠大典恨未一躬辜恩負德怨慟何窮設位
青崖遙申一瓣私淑親承顒然薦盥儼仰三祠几筵
如存惟兩夫子鑒小子言尚享

卷之十六

祭文

五

告外祖毅臺戴公外祖母張氏孺人文

惟我外祖以惇篤仁義之風長靈死後我祖母以安
貞純一之德作鵠生前不朽同歸豈幽明而異路亾
不隨死益信夫存不待生有感斯通驗微顯之莫揜
有求必應徵聲氣之相同况情屬至親事關至切理
既必至責實有歸者哉竇者我母幼違外祖孤苦零
丁長歸吾父靜好齊魯雖遺之以安在吾父可告無
愧而督範過猛于吾母不無貌瘦亂離飢饉奔走苦
辛中嬰瘋疾床第數秋甫獲起廢遽罹惡癘于今三

年號呼痛楚旦夕待命氣息奄奄竊以有至德者克
享遐齡吾母柔順幽貞固不待述而天性慈愛德洽
人心雖胚胎有自而培植亦勤以故上下交稱內外
無間倘所謂至德者非耶况吾父孝友無愧古人仁
厚存心倫輩莫比春秋善善之義則恩波所被凡在
在宥之下者類可相及矧吾母爲吾父敵體者哉且
母氏安而吾父亦安庇母適以自庇矣二人交相修
以交相庇也克臻上壽坐享優游偕老百年白首相
依豈待言哉猶未也我外祖盛德之澤啟佑後人蒙
休致福五世猶存况父子間乎璉是以旣信之于吾
母復稽之于吾父又証之于外祖父母眞所謂質諸
鬼神而無疑俟之聖人而不惑者也而寃之艱疾若
此豈前此之言不足信欤天路無階蒼蒼難問而外
祖赫奕之靈實司其責敬藉瓣香奔走致虔伏乞念
女半生艱辛未享成福憐璉等哀籲之誠吹煦嘘喻
轉禍爲福豈親親之私祐實天地之至公倘璉等不
才罪戾多端宜降罰于璉之身璉等曷勝祈禱待命
之至

卷之十六

祭文

羌

祭三弟文在處士文

嗚呼汝以聰明曠達之資彊記好學出于倫輩將謂

成立有待嗚呼命竟止于斯乎去年從師龍灣吾謂
汝曰大人有志于我不幸中廢汝其體尊人之志而
憫吾之不幸也汝時唯唯未踰月而以病聞矣汝師
書來云屢以過度爲戒嗚呼汝竟以此而喪其命乎
去年得疾奄奄歲餘唁我者皆舉相吉爲言余亦信
以未足爲憂也何也大人以弱尪之質躬行孝弟省
事以來心志良苦今者年及半百阨塞已極坦道庶
遇書曰皇天無親常與善人則蒙休而致福非幸也
宜也嗚呼汝竟不克蒙其休乎素履若是而猶不克
自庇其弱息乎吾曾書與四弟曰汝兄之疾卜之于

卷之十六

祭文

三

天宜可無憂大人素履既足以庇之正恐吾輩無承
受之地耳矧汝兄仁孝出其天性者哉轉禍爲福當
有明效嗚呼以汝之賢而終不自保乎孔子曰仁者
壽又曰仁者靜吾弟年未弱冠其靜也若木鷄夜睡
恬然寂無人聲平生無疾言遠色與人居終日對坐
不出一語常執兄手曰吾死不足惜但恨尊人愛我
傷情耳故臨絕之時無一言之遺若此者不可謂不
仁不靜也而命一何短乎豈夫子之言亦若天道之
難測乎嗚呼哀哉昌黎有言曰由我者吾不我者天
然則汝之不得庇天也其不能庇亦天也不得庇不

能庇而吾猶呼天以悲亦天也天乎天乎竟不可問
乎嗚呼哀哉尚享

卷之十六 祭文

三

平陽府文獻通考

卷之十六 祭文

語餘謾錄卷之十七

新安默庵汪遜文儀甫著

行狀 誌銘

石樵汪先生行狀

吾郡自紫陽夫子振鐸後理學之真典章文物他郡或未之過也故雅有東南鄒魯朱子世嫡之稱焉而我汪氏特著如蓉峰先生獻環谷先生克寬古逸先生炎昶如愚先生昂仁峰先生循後先輝映頃年以來追黃虞于不返尋墜緒于荒榛者則有月巖先生知默啟我先生佑泰茹先生浚若而人而左之右之

卷之十七

行狀

一

以領袖羣彥通志宇內者則石樵先生學聖也先生姓汪諱學聖揚若其字也學者稱爲石樵先生其先出魯成公黑肱次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汪食采潁川號汪侯遂以爲姓三十一代文和公以龍驤將軍破黃巾賊始渡江而南四十四代越國公華當隋末天下大亂因其弟開國公鐵佛爲歙州刺史起義旅保杭睦宣歙婺饒六州歸唐受封六州之人懷之俎豆之嚴久而彌新子姓繁衍世有聞人六十六代文嗣公避方臘之亂繇巴坦遷洪方至七世孫昂公卽世所稱如愚先生也以理學顯元至正間舉明經授本

邑司訓旋陞婺源州學正明以三子隆貴累贈公亞
中大夫崇祀遺教祠于學宮內隆公以賢良徵任兩
浙都轉鹽運使仲子獻公登永樂甲申第官金華郡
守季子元公生增壽公再傳佐公蓋先生高祖也曾
祖絲公祖雲龍公父邦傑公皆脩已行義潛德弗耀
母程氏以明萬曆癸卯十二月二十八日生先生于
洪方之青崖古屋先生生而敏慧有至性雲龍公知
其有立也曰富貴非所期惟期汝能讀書爲聖人之
徒焉斯已矣因命曰學聖五歲隨其父母遠客湖湘
坐籃輿中所過溪山景物輒問問輒能記憶入歲母

卷之十七 行狀

二

沒十一歲父沒沒時諄諄以離家爲悔十三歲祖又
沒先生既連遭大故煢煢子立迺蚤夜發奮思承祖
父志事年十八塾師爲易名學海補潭州諸生二十
受室程氏結褵之後卽歸省墳墓嗣是與名流角踔
厲風發試必先登聞見益富聲譽日益起無何曠寇
竊發遽命其配附岳家離潭爲返里計暫假吳中是
爲戊寅之春也庚辰始得挈歸故國辛巳錫山高棠
旃夫子視楚學先生特見拔異是時朝事日非先生
既抱隱憂又念迺祖命名之意不欲以文章自雄奏
記請復祖原名撤闈後遂夬歸歸未兩月而流賊至

岳潭諸郡邑殘戮無遺非先生先幾獨炳不俟終日其何能脫然無所累乎于是授徒鄉里爲終隱計太史金文毅公司理黃文園先生深相推慕鼎革後儉德匿影擇地而蹈先是乙丑已塋其父于湘潭之曹家坪辛未塋其母于巴陵之松源冲而王父則尚寄淺土未塋也及世難方殷在在騰沸悵望南天晝夜哀憤比乙未少平卽力疾徒跣隻影孤帆破浪數千里卒負祖骸而歸夫以獻賊之慘惡掘塚發棺炊人之骨析人之骸者不知其幾千萬而十餘年芻牧不禁無王守浮寄露殯于平原近郊者反以無恙異哉

卷之十七 行狀

三

蓋若有天助焉旣塋聞錫山夫子屏居西山石屋闡明正學以舊契師生亟從之遊高爲略去縟節曰吾老友也先生亦自幸其得所依歸慨然以道自任與周季純呂成之嚴佩之祺先張德御秋紹諸先生及萊陽黃門姜貞毅公皆表表人傑一時樂聚黃門復命其次君學在從先生遊勉中其長君也相與劇切有不求其極不止之趣于是通其志于紫陽應其聲于北祁駸駸乎有學脈歸一之望焉先生之先頗裕以遠客故托所有于鄰翁及先生返里時僅古屋一區而已惟時居積之在楚者旣蕩于流氛而遺業之

在家者復失于所托跼踖數楹不啻篋瓢陋巷而先生怡然安之志存脩睦毫不與校于是力以尊祖收族爲務爲之肇清明祀典爲之裕獻歲食福爲之新祠基爲之辨昭穆而先生猶歉然以爲未盡而未憊也族有太學禹佐先生逸才也明季以數竒客死旅殯雲間先生哀之不憚勞瘁訪其曾孫相與求其骨于斷梗荒烟中使得正首丘之願一時閭里傳爲美事乙巳歸自吳闈假館商山與同志者如胡匏更朱圭峰吳敬菴施虹玉暨吾族月巖諸彥脩復紫陽書院袖米集講或研求異同或綉繹指歸或送難晰疑

外乎此又曰天地生成之福噫此可以觀先生矣先生手儀峻整英采照人學以程朱爲的以格物爲宗以居敬爲本其論道統相傳之意道學不傳之緒略曰上古神聖繼天立極而斯道之傳有統孔子繼在開來而可傳之法惟學統在上道行而下無不學之人學在下道明而上扶不墜之統此中庸一書遠接聖系近承學脈憂其失傳以傳其不傳也書以訓學學以明道道統之傳歸于道學又曰因孔門之語得孔門之心者中庸一書也學以是傳統以是傳誰謂言語文章非斯道之所寄乎若別覓一不傳之緒是程朱尚有待于今人若謂此書猶是語言文字則典謨訓誥都成剩話夫心無可傳可傳者只有治心之法堯傳舜以一言舜傳禹益以三言此法之所以因言而詳也孟子没而其傳遂失者則以舍法言心告子之學流爲二氏枯守其虛靈知覺而精一執中之法不講也程氏兩夫子得有所考以爲據朱子會衆說而折衷上哲下愚心心相得自治治人工夫只在天理人欲之間妙用不出動靜營爲之際異端豈得以其似是者亂吾之真又奚有不傳之憂乎不謂新說競起視章句爲訓誥有心者不得不歸罪于王梭

根于陸以爲與二氏同講張也嗚呼孔門之心堯舜之心也相傳之法惟在此書則不傳之緒亦惟在此書此書明則六經皆明矣又曰大學格致之義正是孔門精一工夫惲遜菴則以爲慮得之後著而非知止之先圖由其平日離物言格故謂格物前還有一段工夫蓋近理亂真程門尚不難倍其師說矧在今日若染着二氏未能痛自剷除誰信章句爲必不可易愚是以提出補傳作學人之正鵠此義不匹而後可以溯聖門之正傳而後可以續新安之嫡派也其自序大學繹略曰學聖幼孤失學誤用其精神于科

卷之十七 行狀

六

舉之業者二十三年及壯而悔往過復原名歸尋鄉山正脉而習氣未能自拔又誤用其精神于岐路者十六年天誘其衷讀高子遺書方知當從格物入然古本今本之辨不敢遽信于高子于是考衆說而究補傳之義惟吾師是正因友及友論難往復者又十六年一息尚存不容少懈云云作性情略曰性情二字本乎天而備于人散見于夔倫日用之間惟學能收拾之氣稟有剛柔善惡之殊惟教能變化之是以大學立教人之法綱領條目有次第而誠意爲人鬼分關故屢提好惡顯性情之權家國天下總此兩字

操其鍵中庸表心法之傳道德九經歸于一誠誠身是天人合轍故首揭中和立性情之本天地萬物惟此兩字縮其經綸又曰二十篇中由博得約只一仁字論仁莫先于克復敬恕都在性情上用力又曰舍性情而談禮樂雖堯舜無以爲制作之本又曰元亨利貞合之爲四德只完得乾之性情潛見惕躍飛亢分之爲六龍只完得人之性情又曰六經正而性情之理始明二氏起而禮樂之源斯瀆孟子上承三聖尊堯舜以立其的七篇皆示人以變化之權試觀性無不善而情可以爲善才亦非不善知其端而擴克

卷之十七 行狀

七

則情不得以誣性性自足以定情其確切處在齊廷色貨之對世所惑溺莫甚于此二者孟子教人就人欲上體認出天理來則同行異情有間不容髮處遇人欲而存天理王道實本于人情錫山夫子復東有曰每當蓄疑莫剖輒尋取先生所論著時一繙繹洗發層層前後不差一線此固先生見道之真訂理之密而愧某也領會之未詳與臆測之雜出也今承大教如震聾聵透入骨髓舍法言心與離物言格同是一病誠字字分明絲絲入紉所以傳真是必傳所以不傳非不可傳請事斯語旣無他岐之惑且無亂真

之似矣其爲吾師所可如此至于易則尤有獨得之趣焉二篇卦序總括全易鎔成一片謂從來說者皆以序卦爲文王事蓋因泥周易之名而誤予從八卦相錯一語確然見二篇次第已定于羲皇畫卦之日所以畢天下之能事至理正在序卦中故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羲皇未繫辭特懸此序以盡三極之道蓋在天地定位章明有確證上經首乾坤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恒山澤通氣雷風相薄也上經終坎離下經終既濟未濟水火不相射也云云其精意妙義誠令人有不禁其舞蹈也以附吾夫子序卦

卷之十七

行狀

八

傳後足垂不朽六十四卦定于壬寅以前者居多故貫穿盡致間有獨領而理歸大同至于繫辭則擬于乙卯以後未免割裂則未敢遽以爲信也第爲盲後所擬勿以溷先生可也其他所著如論語隅見孟子會觀問易思成錄中庸愚按大學章句繹孝經實義樂記節正詩緯幾希錄傳信錄及講語論學詩歌序記襍著藏于家而憂世淑人之心每一操翰必于此三致意焉以嚴謹律身以孝友刑家其處友也以誠其教人也有法言人之善津津然不善未嘗出諸口凡此皆實錄也其孤師純等謀所以不朽于先生以

狀屬璉謂承學之久知先生者宜莫如璉嗟乎璉安能知先生哉顧以乙巳與先生相遇于吳閫往復辨析者累日然後執贄稱弟子先生不許諭以伯姪可譜也繼引謁于錫山高夫子之門自是而後倦倦相勉論學之外無襍語有所論著無不先示以草者病中相憶知己之嘆叨聒及璉惜以乍作乍輟之身負明德實多而今已矣用是忘其固陋勉爲詮次其梗概抑不知能髣髴先生于萬一乎否也配霞川循吾程公女聞先生有奇氣爲集賓客試之先生時年十五踞案疾書傍若無人公大喜遂歸之少先生一歲

卷之十七 行狀

生明萬曆甲辰十二月二十九日其沒也後先只百一十日爾爲清康熙辛酉九月十六日得年七十有八誠所謂齊魯偕隱雙白同歸者也慈祥豈弟本自天植而貞靜專一尤所希觀子二長師純娶商山吳公采公女卒繼娶歛南吳敬菴先生曰慎女次敬純娶五城黃受乾公福元女女五孫男五實方實發實秀實堅實穎孫女三

從周汪隱君行狀

君姓汪氏諱友善字從周別號明堂休寧方塘人也汪之先出于周公之後魯成公之子黑肱有文在手

曰汪食采潁川號爲汪侯後遂以爲氏三十一代文和爲漢龍驤將軍破黃巾賊始渡江而南家于歙十四代越國公諱華隋末天下大亂以義旅保有歙宣杭睦婺饒六州歸唐受封六州之人懷焉俎豆之盛愈久愈新至宋思清公自萬歲山徙居方塘六傳天章閣待制松亮公以忠貞著八傳宣議大夫伯通公以節烈聞十一傳騰坡公諱夫發遊魏鶴山先生之門得朱子正傳所著有九經要義補子琛恕忱皆以理學名琛公掌教湖安湖安之人以配胡安定先生稱胡汪兩夫子藤溪陳定宇先生以未獲及門爲

卷之十七 行狀

十

憾自琛公九傳爲岐山公諱挺君之父也剛毅公正不苟然諾爲鄉里宗族推重母陳氏以明隆慶壬申十一月朔日生公父感有異夢愛之魁岸聰慧頭角嶄然貧無以存年十三卽奉父命遠客舒城之梅河特其世父少川公與梅河諸名流聯社講學君隨侍左右言動有度如成人衆目屬而異之君雅以未讀書不解聖賢意旨雖與聞君子之教如瞽者之倚相而周旋終無自主也詎可以此沒世不思有以自拔乎蘊結不寐者彌日乃日取明心寶鑑一書口誦心惟朝夕不倦然心毋自憊焉諸先達有誨之者曰孺

子無以爲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言堯舜之道農工商賈皆可爲也若農工商賈所不能爲豈堯舜之道哉君感其言贊之明心寶鑑所云定心應物雖不讀書可爲有德君子句有合遂持循惟謹居梅河六載丁母艱歸服闋女兄方氏兄弟以君勤恪孝友欲倚君爲後胤世業干城時君娶未久方三使促之往澗久之君念方實肺腑親可宗也乃不避內舉以母弟及從弟託焉周慎協心以副方委在澗多歷年所無賢愚無不敬而懷之及新圖稍擴頗稱少有卽佐岐山築室創基虔祀事備祭器郵孤賑寡收恤

卷之十七 行狀

士

無告凡彷彿陰行善之事輒先意逆志惟所欲而敬承之岐山公年登七十寄情陶飲必爲之奉贏餘裕杖頭俾得與二三老友優游容與于山水間及岐山公沒君以遠遊不得親含歛爲終天遺憾每一念及未嘗不涕泗橫流四十年如一日也服闋遂斷然以課子爲事不惜束脩爲之擇師取友期以步騰坡之前武接藤溪諸先哲之後塵焉昔朱子著家禮吉凶祭祀皆有常法世衰俗弊惟二氏是遵一切苟簡君獨爲之復剋昏之古禮闡喪祭之俗尚方守不移謹而有法鄉里化之其羈海昌也四十餘年雖在闈闈

中而與子言孝與弟言悌與友言信遠近薰其德而婦貞以完機有可乘而邪念潛消洵之人家家能道君之遺事以故罷業歸里時遠送泣別者闐塞河干歸而起居餽問者十餘年不絕制暨吾郡兩地有司數以賓禮請君既俱謝不赴且曰胡爲來此以名探乎則余藏拙之不遑如以其實也則何德以堪之君子義利之間克類既盡而性又好施惟心所觸不問有無以故養恬之目而貴益衰加以國初之兵寇交訖囊橐蕭然矣君怡然不以屑意日取學庸語孟諸書及先正格言字櫛句比反復尋繹晨興必正衣冠

卷之十七 行狀

七

雖盛暑勿替壽躋大耋賓朋齊集畱紫陽還古諸儒碩咨訪疑義以爲快族有崇本會以供祀典者歲久圯渙君力爲復之脩祠繕宇不遺餘力丁酉夏自度不久豫作遺訓以詒後人以謂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最難得者兄弟毋厚結他人而親戚岐路毋泛交匪類而兄弟閭墻云云旨哉其言之也屆還古秋講時病將革猶力疾促其子赴之將瞑口授書問謝諸友諄諄以吾兒深沐道教得聞正學今當永訣願益加擔荷挈歸大道爲言以順治丁酉九月廿日卒享年八十有六配吳氏石川吳公女柔順貞靜孝慈恭儉

佐君子而理內職壹範昭然先君三年卒舉子三儀
字佑宇啟我浙江秀水縣庠生篤厚純粹高臥
潛脩以興起正學爲已任所著有五子近思錄明儒
通考諸書及星溪文集佳字女一孫四宗鏘宗
鐸儀出宗鑑字晦叔佑出篤志好脩克紹家學宗鏗
佳出孫女五曾孫可涵可注可濬可浚鑑出余生也
後未及見君而素奉教于哲似啟我先生壬申夏與
君之孫鑑相遇于吳間傳先生之命以狀見屬余不
敏荏苒十年書問中未嘗不以爲言竟以不敢蠡測
輕攄去秋余自楚歸匿影孚室晦叔尊聲躡跡儼臨

卷之十七 行狀

三

者再亟申前請勤而不厭余惟君誠所稱篤行君子
者也不朽者固自有在余言何足以狀君哉按所述
吳懷英先輩之言有曰必進其子于可大可久之業
者何心明知富貴非所以安身更篤念于以引以翼
之朋者何意明示好學不可無德鄰卽其大者而概
之二程家尊而後又見一人觀此則君之爲人可知
也已嗚呼善人之爲善生不赫赫于時其遺風餘思
在乎人者必有時而著况蔚有後賢爲世名儒沒也
見思于大君子也又如此狀者所以狀其善而昭後
世也抑附臭味之末藉君而余言足信又非余之至

幸欵用是忘其謗陋彷彿君之萬一而詮次之于右
以俟椽筆鴻裁採擇

汪母吳太孺人行狀

孺人姓吳氏爲雙溪著族嬪于汪君諱字公度生
二子長曰琳字漢臣遵例以知縣錄用次某孫男

生于明

没于清康熙

享年

其孤琳于康熙己巳十二月哀經冒大雪踵余
漢濱客寓之密窩蹠而告余曰先妣之節子所知也
孤不肖欲稍撰次以求銘于當代夫人先生而哀荒
無緒子與吾家以族末而聯世好知吾家世甚悉且

卷之十七

行狀

古

子以能文稱不讓古之作者願假手于子吾子幸弗
吾拒請爲子言其略惟子文之欲賁先妣于地下微
吾子焉賴余唯唯踴躍漢臣嗚咽流涕而言曰先祖
光仲公生三子先君居長敦厚少文與人無款曲以
故失懼于繼祖母甫結褵卽令析居先妣以新婦遽
操井臼乃盡出其橐中環瑱昇先君稍居積爲生計
因往來吳越間以爲常其後兩載杳然音絕莫知所
之先妣時年二十有五不肖孤始八歲吾弟尚在襁
褓兩載中疑信眊眊無刻可安所以求祈呼籲咨訪
者無所不用其極至于雁斷矣燕絕矣先妣曰嗟乎

吾何以報良人哉拒飲投綬烈也非未區人之義也
良人如綫之緒非藐諸孤乎孤一日未立則婦事一
日未完孤一日未成則婦義一日未盡烏敢以慷慨
絕粒泉路相從遂足以了我婦事乎于是屏膏去沐
絕跡戶外推髻縞衣惟養惟教朝夕拮据俱出先妣
十指間及鼎革之際天下大亂賊兵交訌吾鄉尤甚
流離奔竄誠無寧日日無寧晷舉人世艱難勞瘁之
味無不于身備嘗之孤燈寒幌至老不渝卽此偈顛
躓之頃而課誦不少問焉孤不肖慷慨不肖拘攣鄉
曲先妣曰是兒也當晚成毋事羈事爲也縱之使得

卷之十七 行狀

五

握手賢豪間用是浮江涉淮歷燕齊晉趙之郊走陝
右踞劍閣雲棧之峻貫沅湘窺九疑攬昆明池水往
來粵西黔中足跡徧天下爲歲幾三十載先妣春秋
高矣有無毘勉必不欲以尸饔之故繫兒遊屐也卒
幸受知于滇撫檄署判臨安府事受代而還又不得
歸里不得已始迎先妣就養于維揚庶幾冀少休息
率子婦承顏膝下孰意未四載而溘然以天年終矣
嗚呼痛哉先妣以不肖之故過自刻勵覲其萬一有
所成就日復一日猶然故吾霜髮嶙然猶不得暇豫
所謂畢世茹荼者而今已矣竟背棄矣終天永恨曷

其有極矣嗚呼吾與子言之若是吾悲而弗能詳也
余聞而傷之余之先君與其祖光仲公稱莫逆交漢
臣于余雖屬祖行之尊而年則同庚相好尤篤少時
每相過拜母知其節最苦其婉婉之度峻潔之致雖
乖隔既久尚能彷彿于心目間惜貧且賤其言輕不
足以發其幽光而誼屬曾玄孫行烏可以鄙拙辭用
是弗敢損益于漢臣所述稍詮次之以應其請塞余
之責俾銘者考焉

清故吏部文選司涿水汪公行狀

公姓汪諱以淳字涿水號可菴學者稱爲可菴先生

卷之十七 行狀

六

其先出魯成公次子黑肱有文在手曰汪食采潁川
號汪侯遂以爲姓三十一代文和公以龍驤將軍破
黃巾賊始渡江而南四十四代越國公革隋末天下
大亂因其弟開國公鐵佛爲歙州刺史遂起義旅保
障宣歙六州歸唐受封六州之人愛焉廟貌之崇莫
與爲比子姓繁衍世居新安其富一派則自
公始歷十數傳至正叔公廉誥封奉直大夫是爲公
父始由休寧之富移居湖廣之漢陽母程宜人生
三子長卽公也次紹先次以治公生而聰穎熊然
異爲兒時已著能文之譽年十七偶遊孝昌適督學

錫山高彙旃先生按部德安因應童子試得公卷大
奇之置之第一孝昌故才數也見公以異籍獲售諱
之及讀試文始佻佻低首嗣是每試輒冠軍聲藉甚
嫻于古文詩詞意致高遠卓然自立不肯寄人籬落
侍奉色笑而外昆季間相析以義儼若師弟子也性
喜結納雖蕭然環堵而賢豪握手罔不盡歡一時名
流蘭譜幾遍宇內辛卯登賢書戊戌始成進士歸承
父母歡沂源新安展省先塋癸卯謁選探策得令定
安定安在嶺海外去京師萬餘里烟瘴毒惡非人所
居知公者咸爲公懼公曰治不易民豈復擇地旣辭
稼穡惟君使之非盤根何以別利器耶邑固海徼黎
岐之所出沒且新經兵燹轉徙流離積逋尚二萬餘
緡公至宣天子威德因其俗毋拂其欲開誠布公以
保障爲繭絲以禮賢息爭訟三年之間殫竭心力定
以大治定之民豈惟輸將恐後且兢兢焉懼以催科
故奪我父母也歷年舊逋朞月立清巷歌里頌積成
卷帙備載治定錄中報政爲天下最天子嘉其治行
擢之銓曹奉命北上道由漢陽省父母跪告曰大人
年高兒願守子舍公父弗許曰銓衡重地君命特簡
兒但毋負國恩以不負所學則老人加一餐矣公在

銓曹自以身親黜陟之典又感師相坦園李公之言
飲水茹蘗盡滌諸蠹人無敢于以私畱心人才雖一
命半通不敢有忽天子知其忠勤己酉復命督摧江
浙公念治平之道用人理財兩端苟庸庸碌碌所學
謂何于是一以恤商裕國爲務釐剔積弊爬抉陋規
行旅帖然若不知有摧者猶慮未足著畫一而垂永
久也故庚戌報政入告臚列疏請如冗務之宜裁重
徵之宜杜單費之宜除則例之宜約始以病商因以
病國語語惻至切中時弊諒守前職居部五年兩主
大計門無私謁夙興夜寤巨細必親部事皆倚之以
辦同省諸先達咸器重之壬子賓興首簡滇南典試
公先以盡瘁成瘳瘵矣命甫下卽具疏辭未踰月竟
卒于京邸卒之日一橐蕭然無以爲歛然公以卓犖
正氣忠勤亮節足以擔荷國事使天假之年庶有可
觀賚志以没未竟其用悲夫孝友成性雖宦遊都耶
惓惓以晨昏爲念季仲間雍肅藹然內外煢弱一視
之以仁性愛山水足跡所至題咏成帙平居循謹端
慤恂恂如處子然遇良友上下今古則議論風湧不
可方物有石芝堂稿行世南遊襍記存于家云公生
于故明天啟甲子十二月二十七日没于清康熙壬

子七月初十日享年四十有九配劉氏陳氏俱封宜人二子長之冀字州長廩生聘余氏江南滁州知州名國楷女次之豫聘吳氏拔貢名開治次女禮部尚書諱正治姪女之冀能讀父書孝友天植僉謂公有子矣公沒之日卽其嗣子聞失豫之報之日也時暑氣蒸人以少年未慣風日之質自漢陽抵京師三千里戴斗笠無日夜踔厲星馳余心壯之謂足以鼓我輩頽墮委潰之氣而起之也爲詩以贈其行有萬里晨昏切能令道路輕之句至河而訃聞矣未兩月復以聲慄愴列之候蹈水犯雪負其棺自京師杖而行

卷之十七

行狀

充

以蜡月十八日至漢陽行道之人無不哀嗟余益心悲竊愛之而莫助也申唁之外不復能置一辭其邪泣而請曰孤不孝生無以嘗藥物沒不能親舍歛通天之罪萬死何贖又安能吮穎茹墨述先大人行誼邀先生長者一言重然自束髮以逮闔棺中間閱歷忠孝大節無愧古人子知之深其爲我述焉璉旣壯而悲之烏可以無文重傷其心也且備在諸從顧以朴慎受知公父子間敬粗陳梗概以俟史氏採擇焉謹狀

余少拜從父情如先生于寶廉堂之觀我齋卽知茗
州有吳慎先先生爲今理學維時方攻制舉業雖未
暇及然往來胷中未敢忘也長而講學東林益稔知
先生之賢念歸而求之庶幾得拜牀下以爲快旣歸
而先生沒矣每自咎爲憾事頃庚辰二月赴還古書
院春講見有淳雅敦厚宦峙于人人中者心竊異之
問之吳其姓維佐其名咨亮其字也因詳探其世澤
則秉節母之教而抑菴慎先先生別號先生之從孫也五十
餘年所寤寐何幸于咨亮遇之爲之賦旣見君子我
心則降之章且悉其與吾兒鈞生同丙申遂又預爲

卷之十七

誌銘

十

吾兒訂辛巳秋余自楚歸冬十一月吾弟師曾致政
歸里咨亮于是介我師曾以節母狀來曰佐不幸丁
此大故儼然衰絰中不能匍匐踵叩惟是先妣生平
大節非仁人之言不足以傳去春先生不以佐無似
折輩行與爲忘年交倘無忘一日之雅賜之誌銘以
賁諸幽知先生之不佐鄙也敢泣以請余旣哀咨亮
至意又重以師曾之命或列名于吳乘之末見淵源
之有自信余之夙仰有榮幸焉又烏可辭按狀節母
姓劉氏世居休寧城南諱萬英劉公女幼而和順聰
慧凡于女事不教而成年十八歸少由吳公諱任庚

婉婉儉勤稱賢內助時舅姑已先逝母念未及侍舅姑也侍太舅如侍舅姑焉烹飪滫瀡必精以旨澣濯縫紉必潔以完俾太舅懽然忘其有季之戚也承祭祀供賓客必誠以敬躬親黽勉不以旁諉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少由公得以遂四方之志曰有母尸饗未幾而少由公竟以疾卒于延令之旅次時年二十有九母之歸纔六年耳訃聞母痛不欲生旣而念此藐孤非吳門三世如綫之緒乎孤一日未立則婦不可一日死詎敢慷慨相從計無復之以了乃事爲于是屏膏沐撤簪珥荆釵布素惟教養是務無何而山寇竊發孤爲賊所劫母傾奩倒橐百計哀求賊亦感其節之忱釋而歸之嗣是而後兵寇交訌沅離播徙節母以婦人携甫離襁褓之孤侍耄老之太舅歲無寧日日無寧暑甘苦自茹又不欲以愁戚貽憂堂上其愛維佐也不以姑息隆師取友教以義方務抗俗尚崇古處庭闈內外懷仁義以相接澡濯交礪而晚節有同香松茂栢悅而數世且永賴其調劑深衷曲成妙用誠有偉丈夫所畏卻而縮手者而節母獨優爲之于是黨閭近遠興仁興讓風動而不容己者無不以茗州爲歸焉若夫輪田以豐祀典揮金以新祠宇

推胞與之懷而扶衛燭操克一視之仁而軫卹貧乏
則又節母之緒餘而咨亮善承貽令安而爲之非強
勉于譽者可同日語也康熙癸酉東宮日講春坊時
菴許公督學江南採輿論褒之曰青年矢志皓首完
貞奉太舅而撫遺孤誠可嘉尚准以巾幗儀型四字
製匾以示獎勵而御史蓮山廖公旌之曰貞媛禮宗
吾族大方伯悔齋汪公推爲兩間清淑純粹之氣所
鍾皆實錄也以康熙辛巳二月廿八日卒享年六十
有五子一維佐太學生承家學而胚胎母教篤志好
求程朱之繩尺勇往無前每自傷其學之未成歔然
自抑虛以受人之益而未見其止也孫三嘉默嘉貞
皆英英遠到余惟節母稱未亾人者四十三年此四
十三年中孤燈寒幌冷雨淒風其爲任重其爲道遠
所謂安貞之吉應地無疆者非耶其節著其德盛其
功茂皆法所宜銘敬爲之銘銘曰
任事易死事難死事易成事難尚矣節母節而安貞
全身代有終慈裕後元其宗卓哉節母依中庸名則
榮惟其實死不朽惟壺式銘以昭幽固且密
鳴呼余尚忍銘吾弟也哉銘有盡而哀無窮以有盡

之銘寄無窮之哀感矣謂無窮之哀竟窮于有盡之銘感而已矣且吾弟以余一言之勵而殞厥身其所樹立宜有以垂後也非銘曷信然則余又忍無以銘吾弟也哉吾弟名璞字文在其先出自唐開國公歷宋元間代有聞人七十二代正心公松壽以道德文章爲世儒宗七十五代欽禮公讓以孝友著于鄉邑始自石田遷于潭南曰金城公孝子也因目其門曰孝子門自遷後至璞十一世矣父惟晦公事繼母以孝聞璞其第三子也璞生而穎異在抱時聰慧可人晉目如畫始能言卽能通論語孝經諸篇塾師時以訓詁釋義其所發問皆中肯綮七歲知學作詩多秀逸句其後亂離播遷自甲申之後歲無寧日故制舉之業未得經意丙申春從孝廉汪之禎先生肄業龍灣顧自謂年已長而制藝未工故銳意猛進旣數日先生大駭謂豈假手于人耶退私自喜益以淬礪日夜不息先生屢戒以無過勞也其後數日果吐血不止輿至家五月初八日也計進館之日不滿四旬自後延師診視奄奄歲餘至丁酉七月十二卯時竟沒性靜氣溫言不出諸口恂恂若處女平生無疾言遽色臧獲未常以厲聲呼之性不喜交接又不好弄卽

病亦惟日事書史作詩自娛終不肯出門戶與少年
輩嬉遊若是者豈倉公所謂脈氣之趨而徐之不應
天道四時者欤既沒其兄璉爲集其詩文若干首曰
天完子集當就業龍灣時副使仲霖黃公及其封翁
皆愛其器宇閑靜少年而苦功因書詩扇爲贈命字
曰天完蓋取其歸真之意也余時惡之以爲非出世
者之言嗚呼今果驗矣享年二十生于戊寅九月廿
四日未時没于丁酉七月十二日卯時即以丁酉七
月廿七葬于村西松林墓先兆之傍將葬其兄璉爲
序其世次名字終始而銘之銘曰

卷之十七

誌銘

語

幼飽而嬉長以無爲黃髮輳輳孰謂其壽行以爲本
文以爲昭死而不死孰謂其天白石齒齒雲山峙峙
更千萬年視此銘告

曰天完蓋取其歸真之意也余初惡之以爲非出世
者愛其器宇閑靜少年而苦功因書詩扇爲贈命字
天完子集當就業龍灣時副使仲霖黃公及其封翁
皆愛其器宇閑靜少年而苦功因書詩扇爲贈命字
曰天完蓋取其歸真之意也余初惡之以爲非出世
者愛其器宇閑靜少年而苦功因書詩扇爲贈命字
天完子集當就業龍灣時副使仲霖黃公及其封翁
皆愛其器宇閑靜少年而苦功因書詩扇爲贈命字



